Hai nan tao chih miao jên

珠海大學中國邊疆研究室邊疆叢書

乙類第二種

海南島之苗人

王興瑞著

珠海大學出版

海南島之苗人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來源、分佈及人口
第二章　語　言
第三章　經濟狀況
第四章　社會組織
第五章　日常生活
第六章　風俗習慣
第七章　宗教迷信及其他
第八章　歌謠傳說
第九章　漢、黎、苗諸族間的相互關係
附　錄　考察日記
後　記

I: Wang AE5 Miao AE5

page ii

自序

二十六年春，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及私立嶺南大學西南社會調查所合組海南島黎苗考察團，由中大教授楊成志博士領隊出發，作者忝爲團員之一，繼廣東北江傜山考察（二十五年冬，作者參加中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廣東北江傜山考察團）之後，又得一實地考察西南民族機會，眞屬平生快事。而作者以籍隸海南，通曉方言，幸命與嶺大何元炯君勾留黎苗境獨久，觀察較詳，尤爲欣幸！

考察歸來，未久有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全面抗戰以還，華南形勢弛張靡定，考察團報告書的編印計劃，深受影響，遲遲未能實現，至今已過一周年。原來我們考察的目的：一方面是想爲我國學術界開闢一個新園地，提供一點新材料；另方面則在給我們的政府和社會人士報導邊地民族情況，以爲他們明瞭邊情以至治邊工作進行之助。這兩方面的意義都是非常重大的，學術界和社會人士對我們一定存着懇切的期待。我們的報告書未能早日出版，殊可惋惜！作者以考察時間較長，所得材料較多，特徵得考察團主持人的同意，先把自己的材料整理出來，結果寫成兩部書：一部是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另一部就是這本薄薄的海南島之苗人。

此次考察，計自二月四日從廣州出發，至六月四日返校，全程剛爲四個月。其間除旅途及臥病躭擱少部分時間外，和土人接觸時間實得兩月有餘。在玆兩個多月中，用於考察黎人者佔四分之三，用於考察苗人者則僅四分之一。原因很簡單：就是黎人是海南島主要的土族，同時海南島也是黎人唯一的根據地，眞可說黎人「只此一家，並無分店」，我們把他們做爲主要的考察對象，是有充分理由的。至於考察苗人，則只是附帶工作罷了。時間這麼短促，我們考察的範圍，就只限於保亭縣大岐附近的一部分苗村。本書便是用這麼短短的時間在這麼小小的範圍內考察的成果，內容顯然是未能盡滿人意的，可幸各方面情形都已有了一點，讀者不難從這裏看出一個苗人生活的輪廓罷！

苗、黎兩族雜居已數百年，彼此不斷接觸，勢必互相發生影響；同時他們的生活又不約而同地向着漢化的軌道行進：所以今日苗、黎兩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狀態相同相似之點甚多，隨處可見，爲着避免敘述重複，遇有這樣情形時，凡已詳於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中者，這裏概從簡畧，讀者如果不厭求詳，最好把兩書來互相參閱，這是作者一點小小的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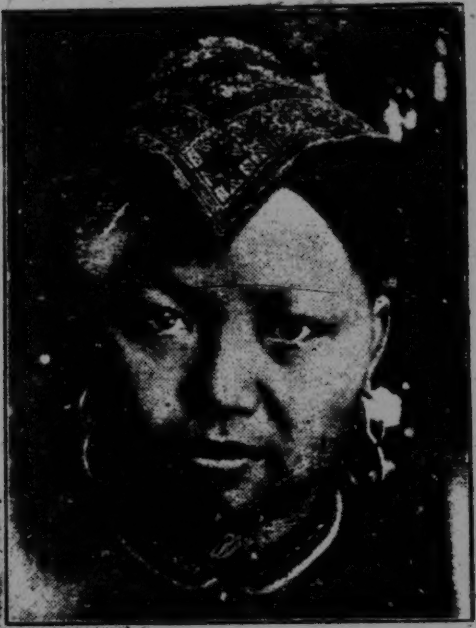
本書對學術、對社會如果有些微貢獻的話，那麼這個勞績，並非我個人所有，而是屬於考察團同人的（考察團同人姓名見本書附錄考察日記）。以大家的勞作，由我來執筆寫

page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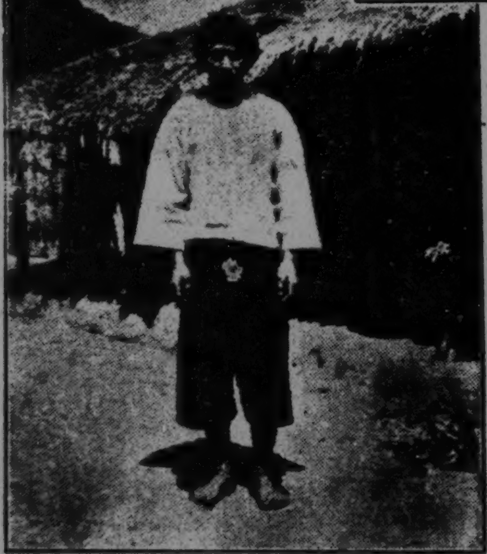
成，我個人不能不引爲欣幸，尤不能不感謝他們。最使我感念的是何君元炯，在那他人視爲畏途的蠻地瘴鄉，我們形影不離地住了頗長的時間，我們曾同病（眞的病）相憐，互助扶持，曾聯床夜語，藉破寂寥。這一段生活在我個人的生命史上，是深深地值得回憶的！

我常常說，民族學（Ethnology）不僅是一種科學，而且是一種實用的學問。我們民族學工作者，不僅要把我們的工作成果貢獻給學術，更要貢獻給我們的民族國家。換句話說，我們希望在解決邊疆問題上盡點貢獻。本書最後一章，便是爲此而寫，其中所指出的，都是些實實在在的問題，對於今後開發海南島所關非常重要，若能引起政府和社會人士的注意，共謀合理解決，作者便感到榮幸了！

二十七年七月廿二日王興瑞自序於廣州中山大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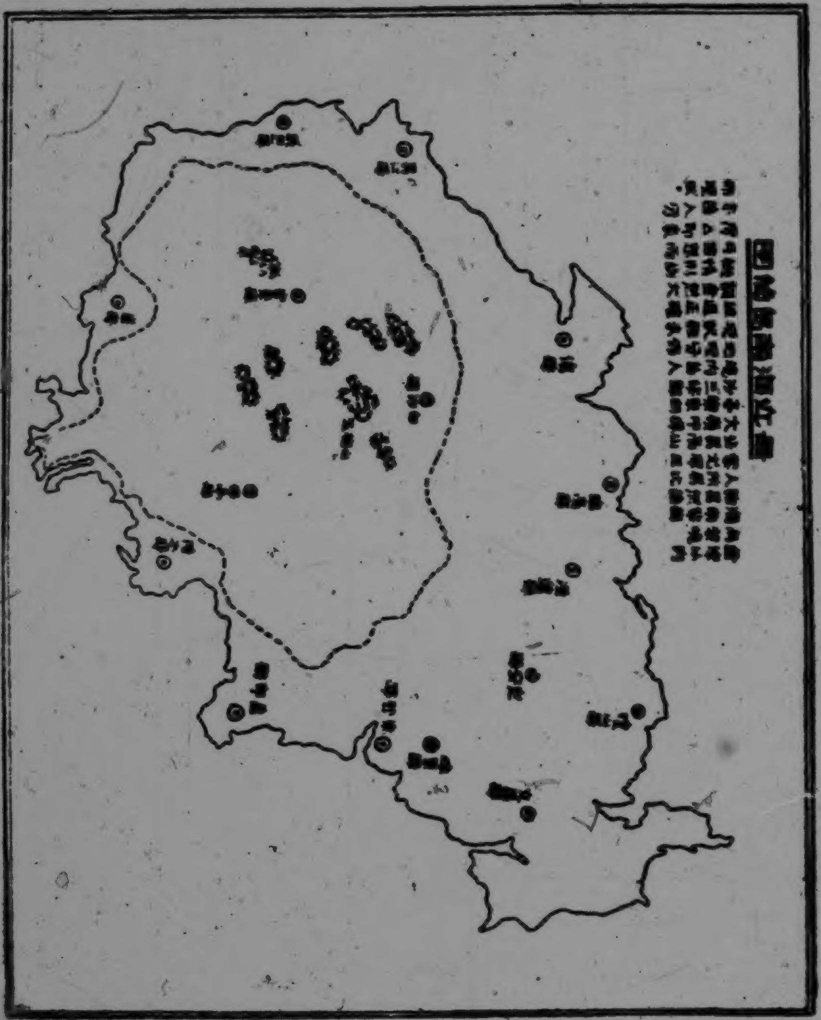


（上圖）苗人女子



（下圖）苗人男子

1: Wang AE5 Miao AE5



page VI

第一章 來源分佈及人口

世人都知道海南島有黎，而不知有苗，這緣於史籍上關於海南苗人的記載特少之故。而史籍記載所以特少，又是因爲苗人並非海南土著民族。今日海南的苗，都是近世纔從外面遷殖來的，然則從什麼地方遷移來的呢？道光瓊州府志卷二〇說：

儋州又有苗黎，凡十村，約九十餘家，男婦不滿千人，所居近瑪盧峒，隸該峒黎總管。性最恭順，時出調南市貿易，從無滋事，蓋前明時，勦平羅活峒叛黎，建樂安城，調廣西苗兵防守，號爲弩手，後遷於此，即苗裔也。

民國感恩縣志卷十三亦說：

又有一種苗黎，凡數百家，今加蕃盛散居，縣境有之，性最恭順，從無滋事。蓋前明時，勦平羅活、抱由二峒，建樂安營，調廣西苗兵防守，號爲藥弓手。後營汛廢，子孫散居山谷，仍以苗名，至今猶善用藥弩，辮髮衣履，與民人同，惟婦女黎裝，皆能升木如猱，不供賦役，不耕平土，僅伐嶺爲園，以種山稻（黎人仿之），一年一移，嶺茂復歸，死則火化，或懸樹杪風化。善製毒藥着弩末，射物雖不見血

亦死，兼有邪術，能以符法制伏人禽，最爲生熟黎所畏服。

其他地方，有所謂「狼目」「打手」及「狼土兵」等名稱，想也是指的這些苗人，如王佐平黎記：「……是日分佈將軍，以進取路，以新塢海田頭寨，賊之北門，中堅所在，參將馬澄將中軍，以兩廣漢達軍狼土兵一萬攻中堅。（文載光緒昌化縣志卷九藝文，按本文所記，係孝宗弘治十四年（一五〇一年）平儋州七方峒黎符南蛇亂事）」。

鄭廷鵠平黎疏：「……前日倡亂，不過止強石松諸賊，其勢尙孤，今連昌化感恩之寇，其黨日熾，若進兵，非兩狼目，募打手，加集數萬人不可。（文載鄭氏石湖遺集，按鄭氏爲世宗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時人）。

苗黎兩族，無論從那方面觀察，都有很顯著的不同之處，是不能混爲一談的，然瓊州府志及感恩縣志俱用「苗黎」之名，把苗看做黎族的一支，顯然是錯誤的；但苗人從何處移殖，以及移殖的年代和經過，兩志都說得明白了。據道光瓊州府志，明代黎患，自孝宗以後始烈，如弘治十四年（一五〇一年）儋州七方峒黎符南蛇之亂，武宗正德（起一五〇六年）以後崖州羅活等峒屢叛，政府對於歷次變亂，也屢調大兵痛剿，苗兵嘗於此時先後被調而來，是苗人之移殖海南島，至今也不過五百年左右罷了。其自廣西而來，尙有直接

材料可證，作者茲次入苗山考察，得一林姓家譜，其中有云：

契寫立抄本地宗枝簿，居住耕種，直在廣西福建省司恩府紅里村林明修林明開林明養三兄弟起屋住在東方，向在西南方，吉利。明開兒林得眞林得龍林得生林得朝。□□兒林老張，本命庚申年七月廿一日午時建生，林老張兒林盛源，本命庚午年三月十五日辰時建生。

同時又在一位苗頭的家中得一重要文件，和苗人的源流有關，錄之於下：

天皇准奉　　治世之時

高祖歷代盤子孫北京君臣頹入會稽山七賢峒分至盤皇子孫前往各州縣地方樂業初平王出帖執付良善山子任往深山之處鳥宿之方自望清山活粥養生並無皇稅官不差兵不擾斬山不稅過渡不錢不許百姓神壇社廟煙火不得交通不許農民強押天子爲婚如有強佔者送官究治帖付指揮山子各有界至不耕百姓田塘自有四山八嶺幽壁之處猿猴爲畔百鳥爲隣尋山打獵砍種養生不許百姓生端滋事如有生事者出到州縣朝庭赴官究治給出年皇祖帖付與盤皇子孫良善山子每人一道收照不食皇稅鎮守山場鳥鎗弓弩射除野猪馬鹿存心良善搬移經過各州縣巡司隘口稅鄧卽便放行高祖勅帖備錄者通知此示

右具如前

朝庭保舉列開尊職　保舉京朝驗書　保舉尚書吏部　保舉尚書兵部　保舉尚書工部

保舉尚書禮部　保舉尚書刑部　保舉尚書科部　保明盤皇子孫奉爲平皇勅帖任往廣東廣西福建潮州湖廣湖北各省水路遊行砍種高山安居樂業養生須至帖者萬代爲憑永遠執照

初平皇五年五月十六日執帖存照

這張「執照」，不知何時怎樣得來，他們至今尚視爲至寶而珍藏之。由末段數語，我們知道海南苗人不單和廣西苗（？）有直接關係，即和華南各地苗族（？）也是同一源流的。

由上所論，海南苗人係明代自廣西遷來，當已不成問題。可是，海南苗人是否就是廣西的苗人呢？我覺得頗有疑問。因爲我們從語言上考察，海南苗人的語言，和廣西苗人的語言相差頗遠，反之，和傜人的則甚相近，尤其是和凌雲藍靛傜的幾乎完全一致，茲表列於下，以資參證。（附注：下表中海南苗人的語言係作者親自採訪而得，廣西幾種傜人的語言則根據顏復禮商承祖合編廣西凌雲猺人調查報告，廣西苗人的語言則根據劉錫蕃嶺表紀蠻，但劉氏係以國音字母拼音註出，茲爲統一起見，特改用英文拼音，附帶聲明。）

1: Wang

	廣西苗	海南苗	廣西藍靛傜	廣西紅頭傜	廣西盤古傜	廣西長髮傜
一	chŭ	à	a	i	nŏm	i
二	hwŏ	i	i	au	i-(nŏm)	aö
三	bei	bo	bo	be	buo	bu
四	saw	bā	bie	djia	bie	djua
五	jei	bả	bia	biu	bia	bia
六	dǘ	kûr	djio	dšu(朱)	djio	du
七	shen	njē	nje	thang	sjê	sang
八	i	z	jet	yu	chet	jo
九	yōu	dŏ	ndu	dsu(溷)	duo	dšụ(溷)
十	shu	sip	shap	dšu(住)	dsʻep	dsu(住)
鼻		bŭ-jong	bu-djong	bi- pa- biau	bu-kot	
目		ngwie		djau- pa- many	me′-dsing	ge-mang
耳		blom	mo-nom		mo-nom	ge-mia
口		jet	djet		dsui	

AE5 Miao AE5

1: Wang

手		bŭ	bu	go-po-be	bu^{o}-du	ba
足		tou	thou	go-dau	dsau-de	do
子	då	sā		dung	don	dung-djing
女	dår pīe	sā-sår			thié	
犬		clō		du-djé	dju^{o}	dsja
羊	lì	jon	yong	du-yang	yung	du-ang
猪	mēi	dung	dŭng		dung	
房屋		ber	biau	lu-bi	piau	bia
條櫈		dung	dang		dang	do^{ng}-yo
黃		vung	wang	fan	wiang	guan
日		gong-nog	mo-neu			
牛	lo	ngong	ngong	du-wó	ngong	wau
月		ngår	la		tha	hlo
吃		en	ning	nong	njien	nang
喝		hop	hop	hu	hop	hu
睡		fĕi	fei	foi	buʻ	baʻ

假如除了體質之外（關於廣西苗傜的體質，似乎只有費孝通先生做過科學的測量，但還未見整理發表），語言是人種分類上比較可靠的標準，那麼，根據上表，我們與其說海南苗是廣西的苗，無寧說是廣西的傜，或者可以更確定的說，就是廣西的藍靛傜。按廣西藍靛傜之所以得名，據說乃由於藍靛爲該地的主要產物之故。藍靛係蓼科植物（Polygonum tinctorium），傜人摘取之以爲染料，廣西凌雲猺人調查報告（頁一三—一四）記之甚詳。作者此次在大岐昂吉苗村，曾親眼看見苗婦取一種植物來做染料，這種植物是否就是藍靛，可惜當時沒有注意到，不過海南苗婦精於染術，卻是萬確的事實，這也未嘗不是一個旁證罷！

假如上面的推測是合事實的話，那麼，海南苗人自廣西何地移殖而來，也可得而推知了。按，藍靛傜在廣西從前和現在的分佈狀況如何，我們尚不甚了了，不過根據廣西凌雲猺人調查報告，凌雲縣今日有藍靛傜則是事實，如果能讓我們暫時推斷凌雲在明以前已有藍靛傜盤踞，那麼我們從而斷定：海南一部分苗人係自廣西凌雲移殖而來，也不會離開事實太遠罷？（按，凌雲在廣西西北部，和貴州西南部及雲南東北部接壤，明代屬泗城土州，其地當時全部爲盤族所盤踞）其次，由上引海南苗人林姓家譜所云「原在廣西福建省司恩府紅里村林明修林明開林明養三兄弟越屋住在東方，向在西南方，吉利，」也有一點線

索可尋。按清代廣西有思恩府，明代也叫思恩府，宋元兩代爲思恩州，民國屬南寧道，其地居廣西之北部，和貴州南部接壤，古來爲蠻荒之地，至明孝宗弘治（一四八八——一五○五年）末始改流。林姓家譜中之司恩府，必爲思恩府之字訛無疑，是海南島苗人另一部分從廣西思恩府移來，當可不成問題，雖然我們在未有史志上的材料和實地的調查報告以前，未能斷定明清以來以至今日思恩府有沒有藍靛傜的存在。關於海南苗自廣西何地移殖而來這一問題，現在我們所能解答的，只有這麼一點了。

至此，我們要問：海南島的苗既然原來是廣西的傜，爲什麼遷到海南後，地方志上都稱爲「苗」呢？甚至他們也自稱爲「苗」呢？作者目前倘尋不出一個合理的解答，也許廣西的苗傜本是一族而異其名？或者今日廣西之傜，卽爲昔時之苗？這已涉及西南民族的整個問題上去，甚至成爲中國民族史上一個重要問題了。

其次，我們談到海南苗人的地理分佈。如感恩縣志所說，「（苗人）不耕平土，僅伐嶺爲園，以種山稻，一年一移，嶺茂復歸」。現在情形還是如此（詳見本書第三章）。像這樣遷徙無常，我們要找到他們固定的地理分佈，是永不能辦到的。舊志上所記苗人分佈，除儋州和感恩縣已見上引外（瓊州府志卷二○載儋州的苗村其數僅有一，村名叫做打山苗，屬龍頭峒黎總管轄），據瓊州府志（卷二○），瓊山縣也有苗人村五，屬軍屯外峒

峒長管轄，村名如下：

針嶺苗人住上　針嶺苗人住下　番否苗人住　水上上苗人住　水上下苗人住

此外，苗人原初既爲剿羅活抱由等峒黎亂及防守樂安營而來，當初必以樂安營爲大本營無疑，後來雖然四散遷移，但未必全部遷淨，其必留有一部分（無論多寡）住在原地，自意中事，按羅活抱由等黎峒及樂安營，清代俱屬崖州界，是崖州境內有苗，雖不見於地方志，我們却是可以推知的罷？

清代苗人的地理分佈，所能知者僅有這些，茲進而談談分佈現狀。

今日的苗人，還是和過去一樣，遷徙無定（作者茲次親見大本村苗全部向別處遷移），欲求其確定的分佈地區，也同樣的不可能。查海南黎境現已分設保亭、樂東、白沙三縣，黎苗向來雜居，所以今日三縣境內皆有苗，聞尤以保亭縣爲多。保亭縣境內苗人的分佈，據苗人甲長王福壽爲余口述如下：

村名（譯音）	包含家數	住戶姓氏
報茶	十餘家	王、盤、張諸姓
蕃慢	八家	單姓
麻醉	三十餘家	鄧姓居多

1: Wang AE5 Miao AE5

床坑	五六家	
南浩	六七家	
毛港	十家	盤姓
毛邁	七八家	石姓
十潘		
昂吉	十一二家	盧姓
志婆	十二家	鄧姓
腩打峒	七八家	黃姓
牙腩	五六家	陳姓
三喂	四家	石姓
毛什	八家	盤姓
仙邁	八家	黃姓
腩蜀	五家	廖姓
床文	十家	孔姓
二述	五家	
看遭	七家	石姓
蕃什	七家	盤姓

又據保亭縣職員楊宗堯君所述，縣屬尚有苗人的圍（每圍包含若干村）和村名如下：

加多圍
合水圍
南茂圍
中平仔村
崩嶺村
高提村
大坪村
小妹村

其餘樂東，白沙兩縣則不詳。

海南苗人人口總數究有多少呢？現在毫無一點統計材料可供稽查，不得已，我們試從下三方面來考察：第一，從初自廣西調來時的苗兵數目上考察，王佐平黎記中有「參將馬澄將中軍，以兩廣漢達軍狼土兵一萬攻中堅」之句，鄭廷鵠平黎疏中也有「若進兵非調狼目募打手，加集數萬人不可」之句，假如這些「漢達軍」「狼土兵」及「狼目」「打手」等都是苗兵，或其中苗兵佔一部分，那麼大體上我們可以推測，陸續調來的苗兵總不會在

萬人以下罷！還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這些苗兵初來時有沒有帶着苗婦女來呢？還是後來纔在海南和其他族婦女結婚而生育蕃殖呢？這是一個有趣而値得研究的問題，和今日海南苗人的體質是有重大關係的，而直接和最初苗人人口數目有關，更不消說。據作者所知，現在苗人通婚，還只限於自己的種族裏，和別族（如漢、黎、岐、倖等族）通婚是被禁止的，由此反證，苗兵初來時帶着他們的婦女而來，很有可能，那麼一萬名的苗兵，再加上差不多數目的婦女，苗人最初的人口總數，至少也有萬餘人了。

第二、從地方志上的記錄數目來考察，據瓊州府志儋州苗「凡十村，約九十餘家，男婦不滿千人」，所謂「不滿千人」，我們姑定爲五百人，則平均每村約十家，每家約五人；又據同志瓊山縣有苗村五，依上平均數計算，則有五十家，約二百五十人；又據感恩縣志該縣苗「凡數百家」，我們也姑定爲五百家，同樣用上面算法，則有五十村，約二千五百人；此外，再加上崖州的數目；爲清醒眉目起見，製表如下：

州縣別	村數	家數	人口數
儋州	一〇	一〇〇	五〇〇
瓊山縣	五	五〇	二五〇
感恩縣	五〇	五〇〇	二五〇〇

崖州

總共約數千人，這只是可得而推知的數目，其餘各州縣所有的尙不在內。（淸代海南島共分三州十縣，純屬於漢人的只有文昌會同二縣）

第三，從實際調查的數目來考察，合王興壽和樓宗堯兩君所舉數，現在保亭縣境有苗圍三，苗村二十五，姑定每圍包含三十村（約畧根據保亭縣各圍所轄村數之平均數）則保亭共有苗村一百一十五，每村以十家計，共有一千一百五十家，每家以五口計，共有五千七百五十人，假定樂東白沙兩縣也有同樣的數目，則今日海南苗人總人口爲上數之三倍，卽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人。（附註：陳銘樞等海南島誌頁八五云：「苗性喜居山，往往焚山而耕，旣又棄而他徙，幾于住無定所，儋州馮虛峒附近，樂會南茂峒，定安思河附近，臨高番打番陳志遠東門四村，陵水大旗山谷中等處，皆爲其火耕區域，其人數則遠在黎下。」這可當做未闢三黎縣以前苗人的地理分佈看。）

最後，有一個和苗人人口相關的問題，値得附帶討論：就是今日的苗人有沒有保持着他們純粹的血統？換句話說，苗人裏頭有沒有異族分子羼雜進去。從婚姻上來看，苗人一向禁止和異族通婚，他們保持着純粹的血統是可能的，可是事實上，卻又不盡然。據作者所知，保亭縣大岐昂吉村的苗甲長盧尊英因年老無子，乃買黎人之子以爲嗣，又據報茶村

苗甲長王福壽親對作者說，原初苗人只有盤、石、李、鄧四姓，其餘諸姓都是後來增加的，他不能說出理由，使人不能無疑原爲他族而後變苗者，就王福壽本身，有人說他原是黎人，後來變爲苗的。總之，苗人中 入異族分子是一種事實，這對於苗人人口的增加是有利的。在相反方面，却又有苗人變爲異族的事，林姓家譜中的話可爲明證：

東地面盛貴住在黎峒變黎，盛和旺（？）到山村嫁在苗人。

此外，盧脅英曾親對作者說，他們還有同姓兄弟住在瓊東縣加積市附近，這種苗人變黎或變漢的趨勢，對於苗人人口的增加則是有損的。

1: Wang AE5 Miao AE5

第二章 語言

名稱	苗語
數目	
一	à
二	i
三	bo
四	bā
五	bå
六	kûr
七	njē
八	z
九	dŏ
十	sip
十一	sip jā
十二	sip ngǐ
十三	sip tum
十四	sip tā
十五	sip ngon
十六	sip ngŭ
十七	sip kat
十八	sip bid
十九	sip shŭ
二十	nī sip
二十一	ni sip jā
二十二	nī sip ngǐ
二十三	ni sip tum
三十	tum sip
四十	tā sip
五十	ngon sip
六十	ngŭ sip
七十	kat sip
八十	bid sip
九十	shŭ sip
一百	å bā
二百	i bā
三百	tum bā
一千	å coon

名稱	苗語
一萬	à tin
十萬	à dū
百萬	à bē
次序	
第一	dē it
第二	dē ngǐ
第三	dē tum
時間(一)	
今天	nì noy
昨天	com bō
前天	ngûr noy
明天	tung deo
後天	ngū deo
日	gòng-noy
夜	ngim
身體	
頭	bě
眼	ngwie

名稱	苗語
耳	blom
鼻	bǔ-jong
口	jet
頭髮	bā
牙	yà
舌	bǐd
心	tim
背	cà-tun·cun
腹	yoū
手	bǔ
手指	bū·ndō-kin
腿	tcu-tswie
足	tou
人倫	
人	moon
男人	moon-fà
女人	moon-ou
小孩	moon-sa

名稱	苗語	名稱	苗語
伯父	bĕ	男孩	moon-ton-kin
伯母	chŭ	女孩	moon-så-kin
叔父	jū sop	父	fà
叔母	tī̀	母	jǐ
妯	zū	子	sā
娌	tī̀	女	sā̀-sâr
姪	sā ton	兄	kṑ
姪女	sā tī̀	弟	zū
堂兄	kṑ	姊	or
堂弟	zū	妹	mŭ
姑母	mā	老頭子	kō-moon
姨母	mŭ	老媽子	kº-bŭ
岳父	sin-shå-fà	祖父	kong
岳母	sin-shâ-jǐ	祖母	kō
女婿	lung	伯祖父	bĕ
家翁	fà	伯祖母	chŭ
家姑	jǐ	叔祖父	jū-sop
媳婦	jim	叔祖母	tī̀

名稱	苗語
動物	
牛	ngong
馬	må
羊	jon
猪	dung
狗	clō
貓	mou
鼠	dō-kin
鷄	chei
鴨	up
鵝	ngår
蒼蠅	bom-g̃im
蟻	sep-blou-long
蛇	noun
蜂	dong
魚	bū
植物	
樹	ngoung

名稱	苗語
夫	moon fà
妻	moon ou
外祖父	kong
外祖母	kō
外甥	ngoy ting
家具	
鄉村	ngung
市	shaw
田	ngin
井	tin
房屋	ber
門	king
桌子	tom
椅子	ĕr
櫈子	dung
床	tsau
燈	tung

名稱	苗語
形容詞	
少	mō-dong
好	gong
壞	mà-gong
大	lō
小	kin
長	dou
短	mà-ning
老	kō
幼	gon
美	quī
醜	tou
時間(二)	
年	ngung
月	ngâr
早晨	kon dom
晚上	kon gim

名稱	苗語
花	fung
草	wa
菜	gā
竹	lou
葉	non
天時	
雲	bun
風	jou
雨	bon
熱	kim
冷	num
顏色	
黑	kyâ
紅	ti
綠	kyâ-tí
黃	vung

名稱	苗語
我說話	yà kong wạ
你說話	moy kong wạ
我拿	yà yao
你拿	moy yao
他跑	mein ning
他來	mein dei
他進來	mein yā dà
他出去	mein sat ning
他上去	mein tou ning
他下來	mein yûr ning
他起來	mein qûr
他坐下	mein et
我睡	yà fei
你睡	moy fei

名稱	苗語
肯定與否定	
是	zā
不是	mozā
短句	
我看	yà wong
你看	moy wong
我聽	yà nom
你聽	moy nom
我嗅	yà hom
你嗅	moy hom
我吃	yà en
你吃	moy en
我喝	yà hop
你喝	moy hop

從上表中，我們可看出苗語的一個特點，就是數目的算法。普通十進數以上數目的讀法，都是十和其他數目字兩音之和，例如漢語「十一」爲「十」與「一」兩音之和，「十二」爲「十」與「二」兩音之和，餘類推。可是海南苗語則不然。「十一」不讀爲 "Sip a"，而讀爲"sip jā"，「十二」不讀爲"sip ī"，而讀爲"sip ngī"，這是可注意的。此外，廣西傜人語言中有一特點（或謂爲一切泰族語言之共同特點），爲倒轉句法之運用，即將名詞前之形容詞倒置其後，如漢語云：藍衣服，高山，小鷄，傜人則曰衣服藍，山高，鷄小等是。（廣西凌雲猺人調查報告頁二六）海南苗人有沒有這種語法，作者當時未注意到，殊屬遺憾！

海南各地苗人的語言似也非完全統一的，前表所列，乃作者親得自保亭大岐昂吉村苗人之口，惟據陳銘樞等海南島誌，崖縣（今屬樂東）陵高（今屬白沙）等處苗人的語言與此又有異，茲併轉錄於後，以供參攷：

臨高縣苗語	崖縣苗語	
a	ji	一
i	in	二
to	dam	三
ti	se	四
ta	ngn	五
cho	luk	六
nann		耳
ngan		目
yup		口
cham		鼻

第三章　經濟狀況

（一）　地理環境與經濟生活

人類經濟生活的內容，往往免不了要受地理環境的影響，這在苗人尤爲顯明。我們已經知道，苗人是明代纔移殖到海南島的，當他們來到的時候，島上沿海平原地帶已佈滿着漢人，他們是不能插足了，腹部山地又爲黎族所盤據，也不容他們立脚，最後便被迫跑上最中部的高山大嶺上去。在那裏，水田很少很少，幾乎完全沒有，這使他們農業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可是，深山茂林却是飛禽走獸的家鄉，這又是自然界賜予苗人的豐富禮物，因此他們打獵之風，特別發達；同時，畜牧也很適宜；不過河流在那裏是很缺乏的，漁業便卑不足道了。綜觀苗人經濟生活，係以農業——種山爲主，打獵也相當重要，再其次爲畜牧，捕魚則無足輕重：這完全是受了地理環境的支配。下面依次分述之。

（二）　農業

苗人農業有耕田種山兩種，然如上所述，其地山多田少，故農業之中，又以種山爲

主，耕田爲副。

種山的工作，是每年廢曆二月間開始的。先把山上的林木斬伐了，便暫時停手，讓日光把地面的樹枝晒枯後，乃放火焚燒，灰燼便是天然的肥料，然後以鋤銎掘穴，播種其中。種的以旱稻爲主，玉蜀黍和豆類也不少。播種之後，不灌溉，不施肥，只待稻長大時加上一番剷草工夫，至八九月便可收穫。

耕田的方法，和漢人差不多，也於每年春初開始工作，其用具有犂，有耙，皆以牛挽之，播種插秧的方法也同。不過灌溉、施肥、耘草等等，却是不甚注意的。水田每年可耕種收穫兩次，即自正月至五月爲一期，六月至九月爲一期，旱田則只有後一期，前期若非種雜糧，便是休耕，但是事實上，每年可收穫兩造的水田，在黎境本已寥寥無幾，落到苗人手裏的，更是有限得很了。

苗人收穫，還不知用鐮刀割刈，只以手把禾穗捻取下來，一束一束地紮起，拿回來陳在禾倉裏面，讓和風涼乾，或日光曬乾。禾倉全部用竹搭成，爲長方形，四面開朗，僅倉頂以茅蓋之，中架長木板，禾穗便陳於其上。待其乾後，始搬入穀倉中。穀倉則以木板搭成，上覆茅草，也爲長方形，脚浮起，周身密封，僅正面開一門，以資啓閉。一束一束的禾穗整齊地放在倉裏，要用時纔取出來，置於長方形的木臼中，以木杵舂之，使之脫殼。

再置穀於木臼中舂之而成米，舂米的臼爲圓椎形，和黎人的米臼完全相同。

普通苗人的糧食，幾乎全部都從種山得來，只有很少數比較富有的苗人纔出貲置田。然而每塊山地，至多只能繼續種上二三年，地力耗盡，便須休種。譬如一個山嶺，全部面積雖然不小，但是在十年八年之內，因輪流休種，就不難把牠種完，全部地力在短期內是無法恢復的，這時便不能不覓地他徙。所以苗人往往數年一遷移，至多也不過十餘年，生活像飄蓬般流轉不定。這種現象，是作者在考察期內親眼看見過的。

他們很少種蔬菜，甘蔗和香蕉却有時可看到。

（三） 打獵

苗人居深山中與鳥獸爲伍，因此他們男子一閒着無事便出獵。打獵的主要武器是火藥鎗，這是靠漢商輸入的，所以形式和用法完全和漢人相同，只有牛皮製成的火藥袋，纔是他們自製的。苗弓也是一種厲害的獵器，以木爲弧，以麻繩爲弦，射巨獸用鐵鏃，射飛禽則僅用竹箭。聽說他們有一種很猛的毒藥，是用某種樹葉及蛇膽等物混合製成的，塗於箭端，以之射擊野獸，觸及皮膚，頃刻立斃。平時毒箭係盛於筒中，密封之，至用時始取出，若取出後久而不用，毒氣消散，便不能致獸於死命。毒箭誤傷及人時，也有解毒之

法，據說苗人把酒糟埋藏在地下，經數年之後，酒糟中的水分昇化，變成硬塊，人被毒箭誤傷，取而服之，其毒立解云。

在苗山，隨時可以碰到苗人三五成羣，荷鎗持弓，尋伺鳥獸，他們是射擊的能手，幾乎每發必中，黎人也是趕不上的，而尤以射箭的準確見稱。

（四）畜牧

苗人的地理環境，本是最宜於畜牧的，可是事實上，苗人的畜牧並不發達，像黎人那樣每家擁有數十隻或數百隻山牛的事，苗人是絕對沒有的，他們至多只有數隻，有些家庭連一隻也沒有。推其原因：不外下面數端：第一，苗人是一個無產的民族，一般都很貧乏，他們沒有買多量的牛的資本；第二，他們的生活是遊移不定的，沒有長期的定居，畜牧蕃殖不起來，同時常常遷移，帶着多量的牲畜也感不便；第三，牛在農作上可助人耕田，但是他們並非家家都有田可耕，因此養牛也非普遍。

他們養牛係用野牧法，即把牛放入深山中，不加繩索，也不需看守，任其自由行動，只於牛身上各家自作記號，以資識別。這種牛野性很猛，不易收捕。有一次，我們曾親眼看見一苗人家舉行婚禮時，特地派人持鎗上山去把他的牛轟斃，抬歸宴客。馬也是野牧的

，平時不加銜勒，任其奔馳，要騎時纔四面八方去找歸來，養馬的只限於少數比較富有的人家，普通人家是不養的。養狗最普遍，家家皆有，因爲牠是出獵時必不可少的幫手。此外，猪、鷄也有，鵝、鴨則少見，因沒有水田之故。

（五）捕魚

苗人雖然住在高山上，但也常常到山下河澗中來捕魚。漁具和黎人的完全相同，有繩網，有 tun，有 sár Co，有 lung，有 tun kū，有魚搭。（各種漁具的形狀及用法，詳見拙著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一書，茲不複述。）可是他們捕魚的方式和規模，却沒有黎人的那麼宏偉，他們除了有時參加黎人的集團捕魚外，平常只有個人或少數人的行動，捕魚在他們經濟生活上是沒有甚麼地位的。

（六）手工業

苗山多竹，製造竹器頗發達，其出品有籮，筐，簸，篩之類，除供自家使用外，常以剩餘產品和黎人交換米穀，以補糧食之不足。製造木器也爲男子專長，家中的枱、櫈、臼、槽之類，皆出於自造，造屋工程甚敏捷，桁桷自備，但粗陋是不用說的。

婦女善紡織，可惜詳細情形未曾目擊。而染色尤爲苗婦專長，值得稱述。苗境有一種

植物，其液爲藍色，苗婦採其葉，浸入水缸中，染時，於白布上塗以蜂蠟，隨意繪畫各種花紋，然後投入藍缸中，少頃卽取出，把蜂蠟洗去，花紋便現於藍色的布上。此法有人稱爲「蠟纈法」，鳥居龍藏在貴州苗人中也見之，述之頗詳，轉錄以供參攷：「其先，置布於某處，於其上投以火熔之蠟少許，然後任意繪以花紋，在此花紋完全繪成時，則紺染之。此種技術，甚爲困難，若處理不善，則投上之蠟花紋，或至破損。是此種技術所需要者，卽熟練與注意是也。若經一次紺染之後，則用清水洗之，然後置於日光透照之廣場將其曬乾，則除去所投之蠟。如是，完全之蠟纈花紋由此製成矣。」（苗族調査報告中譯本頁二六七）

婦女還用麻繩織成一種麻袋，出門時縛在背上，一切零星雜物都放進裏面去，恰似廣州一帶婦女背上負着小孩一樣。

（七）交易

苗人與苗人之間，因生產力的幼稚和生產物的大致相同，連單純的物物交易也不常有，而他們和黎人間的交易雖然已經發生，但也未曾超過物物交換的階段，如上述以竹器換米是。眞正的複雜的交易，只有在他們和漢人之間始有之。這有幾種形態：第一種是行脚小漢商挑着貨物巡行於苗村之間喚賣，同時兼收買苗山的產物，第二種是他們不定期的

跑到黎境的墟市中來和漢商交易，如保亭縣城及縣屬大岐文化市中常見附近苗人足跡；第三種是他們跑到更遠的漢人墟市中去做買賣，這也是無定期的，什麼時候缺少了必要的東西，便什麼時候出去購買。他們居在深山裏，和這些漢人墟市的距離都相當遠，少則數十里，多則百里；加以他們生活簡單，需求無多；所以他們出來漢人墟市交易的次數是很少的，每個月中至多也不過一二次罷了。

物物交易和貨幣交易在苗漢交易上同時存在，如他們以米和漢商交換貨物屬於前者，或則用金錢購買是屬於後者。（民國廿四年政府公佈白銀國有，以紙幣代替銀幣，全國奉行，惟黎苗則全不知使用紙幣，拒絕接受，交易所用，仍爲銀元銅元。）苗漢交易的情形和黎漢之間的完全相同，漢商輸入的貨物種類，以及各種貨物的價目，在拙著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一書中已有過詳細的敘述，茲不複贅。苗境輸出的貨物，有米、穀、木棉、木耳、獸皮之類，可是出口數量並不大。間有一二積貲較豐的苗人，也置有一二座出產木板和藤料的山嶺，僱幾名長工長年住在山上，製板採藤，同時又養幾隻山牛，以爲拖運板藤之用。這些板藤運出漢人城市中發賣，獲利頗厚，如大岐昂吉村苗首盧爵英卽其一。像他這樣擁有這麼一點資產的人，在苗人中已算是鳳毛麟角了，然而比於黎人的大地主，則不曾小巫見大巫呢！

第四章　社會組織

（一）家庭

家庭是苗人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大家庭制和小家庭制同時存在着：三代以上同居的是大家庭，二代以上析居的是小家庭。比較起來，大家庭制似較佔優勢，因此我們常見有些苗人家庭的人口，多至十人八人，父子祖孫同居在一間茅屋中。

每個家庭的成員，至少都包括一對夫婦及其子女。父是當然的家長，主持全家事務。每個家庭成員，在工作上要聽他的指揮，在行動上也每受他的干涉。譬如子女的婚姻，家長聽任男女自由戀愛而結爲終身伴侶者雖多，但悍然不顧，僅憑己意給他們兇強撮合者也不少，在這種場合，子女是無法反抗的。一般說來，苗人家長的權威是比黎人要大得多的，同時也莊嚴得多的。

在另一方面，家庭中男女的地位也有頗大的差別。苗人婦女是馴服的，聽從的，和黎人婦女的氣象完全不同。一個苗人男子很容易支配着他的妻子，黎人男子則不能這樣做。然而使人奇怪的是：多妻制度在苗人社會中是絕對禁止的。不管你有錢無錢，不管你有子

無子，妻子在時，你是萬不能娶妾的，除非她死後你可續絃。譬如苗首盧尊英，總算是有錢有勢的了，現已五十歲，倘無子嗣，可是他並沒有娶妾的念頭。這種制度產生的背景，我們倘不能明白指出來，下面兩點，或者倘不失爲可能的解釋：一是他們的土地有限，生活艱難，藉此可以減少人口生產的過剩；另一種是，他們是行着嚴格的種族內婚制（即只允許苗人和苗人通婚），而全部人口又無多，爲保持着男女分配的平衡，不得不限制一夫只許娶一婦，否則打破了這個平衡，便不免「野有曠夫」了。

家長死後，產業由諸子均分（假如析居的話），無子則由親人承繼。女子無承繼權，但招婿入贅者則例外。或有買螟蛉子以爲嗣者，遺產也歸之。

（二）姓族

苗人之有姓，當是移殖海南島以前的事了，同姓人之間有沒有什麽特殊社會關係呢？這是值得探討的。

苗人每家都有簡單的手抄的家譜，我曾看見一本昂吉村林姓的，封面如下欵式：

裏面把各代男女的名字，生辰，死日都記得很清楚，試抄其中一頁，藉見一斑；

長生保命　萬年
書本林應連立抄宗枝簿書壹本千年收照
福禱南山　留傳

契寫立抄本地宗枝簿居住耕種直在廣西福建省司恩府紅里村林明修林明開林明養三兄弟起屋住在東方向在西南方吉利明開兒林得眞林得龍林得生林得朝兒林老張本命庚申年七月廿一日午時建生林老張兒林盛源本命庚午年三月十五日辰時建生

有了這樣的家譜，家屬雖然隨時間而逐漸擴大下去，同時也便是逐漸分散出去，但是家屬世代的關係，仍然是保持不斷的。推之，凡是有血緣關係的同姓人之間，也因之有了永久的連繫，宗族的意識自然提高。有些苗人會對我們縷述他們是從什麼地方遷來的，什麼地方現在還有他們的同宗兄弟居住着；又大岐報茶村苗首王福壽會對作者連稱「老宗」「老宗」不住；這都是宗族意識的表現。宗族意識既然存在，同姓人之間的情感當然要格外親密的。

但是，苗人以種山爲生，遷移無定，聚散靡常，漂泊的生活使他們的宗族團體永遠不

能確立。空間隔得愈遠，時間過得愈久，原有密切的血緣關係的，也漸漸疏淡下去了。反之，異姓人之間，因同居既久，生活利害且一致，感情易於融洽，便非疏遠的同姓人可得而比擬了。

綜觀苗人宗族成立的主觀條件已相當完備，只要他們的經濟生活有新的轉變，整個社會組織是會爲之改觀的。從這一點上來觀察，苗人社會進化又比黎人進一步了。

（三）村

普通每個山上都只住着一個苗村。村是苗人社會組織最重要的一環，牠不單是地域的自然團體，而且是一種經濟共同體，此點留在下節論述，現在只談村的外貌及其他方面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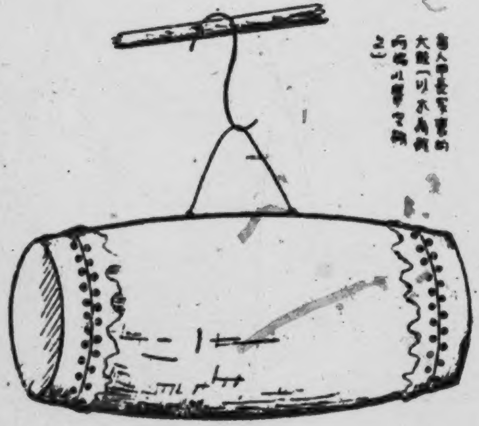
村有兩種：一種是由兩姓以上組成的；另一種則只包含一個姓。比較說來，前者實佔最大多數。每村的戶數大者十餘家，小者數家而已。各家毗鄰而居，形成一團簇。村之周圍，普通都有竹木圍繞着，中間開一門，以便出入，然也有四面開朗，無圍無門者。可耕的山地都在村外，村內只有少數的菜園。村中的主腦，自政府在黎苗境施行保甲制度以來（詳見拙著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現已改稱爲保甲長之類，在以前，聽說是叫做「山

甲」，由村人公推年老的男子任之。當選山甲的主要條件，是識漢字，有智識，有經驗，且兼有道士身分。至於財產是不是條件之一，殊未能斷定，但今日的甲長（前身即爲山甲）經濟狀況都比一般苗人充裕，却是事實。山甲是智識的保存者，他的家裏藏着厤書、經書及其他文字，村中公共的事，都聽他指示，都由他決定。苗俗舊例：當每年廢曆除夕，全村的人便齊集持酒到山甲的家中去賀禧，並唱歌向山甲詢問明年內一切事情，山甲憑着他的豐富的智識和經驗，逐一解答。村人唱的叫做村老歌，歌詞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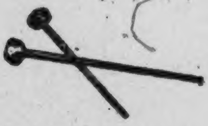
開天立地盤皇皂　盤皇造禮後人尋
兩立此筵行此禮　旺立空筵動老官
一盞獻此老人飲　第二二盞沙成今
千盃萬盞衆星飲　難爲老樹坐肝追
今盞排恩肝追上　如同月昨三天星
兩星財排今追殿　也望太陽柚首這
衆星坐在彭政殿　無安無落看春難
世上閒德衆星仕　國泰民安是不休
甲子運年不運日　問你老人傳報知

大利便等何方榑　開門便向何方尋
今年再泰不生葉　田地種禾何處生
也望老人問口報　衆星安落萬千年
何方山中安衆樹　平安世上仕呑食
今年滿了名年到　問你穩圖是落安
穩圖祝報衆星樹　莊馬財財一路飛
問你老人春官樹　名年巳水巳灘魚
巳魚是灘巳隻肉　己分春水己分禾
也望老人開口報　衆星回判篆來爲

在這首歌裏，他們把山甲比做太陽，把衆星比他們自己，衆星要依賴太陽來掩護（第六行便是此意，下句「這」爲「遮」之訛），猶如他們要依靠山甲保護一樣。他們問道：明年是不是閏年（第九行上句「運」爲「閏」之訛）？利在那一方（第十行）？什麼地方可耕植（第十一行）？過年後要不要遷居，還是仍然住下去？如要遷移，請告訴大家知道，一齊備馬起行（第十四、十五行）。他們又問：明年幾時可捕魚？幾時可打獵？幾時可種禾？（第十六、十七行）從這裏，我們可知道山甲的職務是何等煩重！他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苗人甲長家裏的大鼓（以木為[illegible]兩端以牛皮蒙之）



鼓槌〔[illegible]〕

每個山甲的家裏都懸着一隻大皮鼓，有事的時候，便鳴鼓集衆討論。我們在苗村考察時，有一天，天幾剛剛放亮，便聞鼓聲鼕鼕自戶外傳入，起身出門探望，原來是甲長鳴鼓召集村人來討論做「衆人齋」（見下），村人聞鼓聲，也果然陸續前來。此外，我們還親眼見過擇吉日結婚的事也是由甲長來担任的。

村中有公共土地，有公共牧塲，有公共坟塲。村人之間，生活上時時保持着密切的連繫，互助是他們的天職，舉其要者言之，有：

（a）經濟上的互助——如村中某一家有婚喪等事件，其他各家俱助以錢米，使其減輕負担。

（b）工作上的互助——如村中某一家有頗重的工作要請他人幫助時，主人便帶着一點烟絲去向對方請求，如果對方接受了，便是答應幫他的忙。工作完畢後，主人以酒飯款待之。

（c）精神上的互助——如有喜事則互相慶賀，有哀事則互相慰問是。

村以上沒有更大的組織，可是異村人之間，仍然是有經常的往來和種種的互助的。（苗人因環境關係，頗能團結，詳見本書第七章）

自保甲制度成立以來，苗村組織頗起變化。保之上有甲，甲之上有團，原來的苗村或爲一保，或爲一甲，保隸於甲，甲隸於團，其間的關係，顯然是擴大了，複雜了。黎苗族現行保甲制度詳情，拙著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一書已詳述之，茲不贅。

（四）土地制度與貧富

苗人是一個無產民族，現在他們居住的山嶺，都是全村各家平均出錢，集攏起來，從黎人或漢商（漢商先從黎人手裏把山買過來）手中租來或買來的。租則有一定期限，租

金也有定額，或一次過付完，或每年分納，期限滿後，或續租，或他徙，雙方再定。買則一次付較高的金額，一經成交後，該山嶺所有權便屬於苗人，任由苗人自由支配，賣主永不得過問，苗人中有些能在一個地方做較長久的定居，就因該山嶺已屬他們所有之故。無論租山或買山，雙方都立有契約，載明山名，價錢，租金，年限等等，有些山嶺，本是村人共同租的或買的，但契約上也只寫着山甲或甲長的名字，因爲當交涉時，他是全村的代表，契約也就由他保存，我們在苗人甲長家中，曾看見許多這種契約，茲抄錄數條於下：

立批牙喃山字人同雖咾逵開和士君應國應記單和合心將到牙喃山批寄留士當衆隊宅價山頭銀六十六元鈎刀柄錢每家三百五米每家一斗京皮山馬茸角熊膽紅藤白藤一應山主收不得偷買此山任照苗人入伐廿五年不得生端反悔口言不憑立字爲照

的筆中人邱開意

光緒廿六庚子年二月十五日當衆立批

×　×　×　×　×

又前日苗八批毛蓋山嶺土洋銀二百七十大員

民國十六年正月初七日批

×　×　×　×　×

毛瑞毛租每年米乙斗錢三百五酒乙醒鷄一隻每年納到

× × × × ×

王公青

民國丁卯年新批每家銀一春四元

刀柄錢每家三百五石生錢一百每家鷄一隻米一斗酒一埕

烏豆木耳山物一應包了

——以上爲租山契約

美昌盛

又買毛瑞山嶺土賣山客人李永盛光緒二十二年買毛瑞山嶺土議價洋銀一百大元

李永盛

× × × × ×

又宣統二年買毛瑞山嶺土共客人潘豹 李永盛賣與老盤大議價洋銀陸拾大元又民國二年張

明耀抗洋銀十二元

× × × × ×

又覃甲長買毛瑞山嶺土張明耀賣與覃甲長議定價洋銀二百大元民國十四年買收覃手

執

黃毛瑞山嶺土字人張明耀陳臣洲黃興利黎錫清同黎人買毛瑞山嶺交與老鄧老單開種食賤定價洋銀叁百五拾元民國廿二年弍月拾陸日買

× × × × ×

喃什隆山嶺土買定洋銀五佰七拾陸大元

民國元年買二月初七日

× × × × ×

喃賁山嶺土賣客王開龍春賣與鄧甲長買賤定價洋銀一百叁拾大元民國十八年三月初十日買

——以上爲買山契約

這些山嶺，既然是由全村各家共同集資批來或買來的，那麼，牠當然是全村人的公有財產了。牠的支配權由全村各家平等享受，也就是說，只要是本山上的人家，他都可以自由地在山上任何一塊地方開墾耕種，無人干涉，反之，別個山嶺的人，是不許越界的。專用土地的方法是：如有人家欲在某塊地方耕種，選定以後，便在地面的樹枝上打個記號，

這塊地的使用權便暫時歸他所有，後來的人看見，知道已爲人先佔，乃另覓地方。待這一家收穫之後，地復歸公有。

以上所述，是苗人土地公有制的事實。然而另一方面，土地私有制也同時存在着。因爲苗人旣以家爲社會組織單位，各家財富的累積，貧富自然是不能完全一致的。比較富有的人家，除了和村人合資置公有地外，同時又出私財獨向黎人或漢商批山買山，置爲私業，有些還積資買了不少水田，生活更好一點了。譬如大岐昂吉村甲長盧尊英家裏便有田有山，還僱幾位長工在山上製造木板發售，獲利頗不薄。可是事實上，像他這樣富有的人家，在苗人中是不可多見的。

此外，一切財產皆爲各家私有，不相混淆。

總之，私有財產制度在苗人社會中雖然存在，但是由於資本累積的機會非常有限，私人不能創造出較多量的財富，而且大部分主要生產手段——土地尙屬公有，因此，貧富的差別便不十分顯著。隨貧富的懸殊而產生的初期社會階級的對立，如奴隸主與奴隸的對立，地主與農奴及佃農的對立等等現象，在他們中間是幾乎看不見的。每一家，每一個人都是生產勞動者，他們沒有奴役，只有互助。「大貧小貧」一語，我覺得用於苗人社會中是再適合沒有的。

第五章　日常生活

（一）飲食

苗人生活艱苦，糧食常虞不足，造成了他們一種儉約的特性。除宴會或節期纔吃白米飯外，平常每日三餐，都是吃的稀粥或其他雜糧，平時絕沒有肉食（獵獲野獸時例外），又鮮種蔬菜，故僅以鹽下飯，也有採野菜烹食之者。

惟逢佳期宴會始宰牛殺猪痛飲，但不知調味，外人嘗之，難於入口。宴客時，煑飯的方法也頗特別：即先下白米於大鍋中煑得半熟，便取出倒入木桶中，再連木桶置於鍋中蒸之。木桶高約三尺，爲圓形，其底有孔，鍋中放水少許，水爲火熱變成蒸氣，從木桶底下的孔中衝上，飯徐徐熟，據說這種蒸熟的飯味道特別好，可惜我們沒有嘗試過。他們所用的箸碗盤碟之類，與漢人同。取水之法，也有足述：苗山上固然沒有河流，連小溝也不多見，除雨天外，平常食水也很感困難。他們乃把竹管連接起來，竹管上端銜接着較高地面的水源，這種水源都是很細的，一滴一滴地順着竹管往下流，取水的人，便把竹桶（以較粗大的竹筒爲之，高約三四尺）緊接着竹管的下端，及盛滿然後挑之回家，蓄於缸中。這

些水，因爲水源太小，且隨時有汚穢之物攙入，故異常不潔，外人飲之，最易生疾病。

一般男子都嗜烟酒，婦女間有飲酒者，吸烟則絕無僅有。他們吸的烟有烟絲、烟葉兩種，用的是竹管製成的水烟筒，紙捲烟不常吸。他們飲酒很有分寸，鮮見有喝得爛醉的事，除宴會外，平時也是不常喝的。吃檳榔也可說是他們一種普遍嗜好。

（二）服裝

苗人男子衣服很簡單：上身穿的是大襟短衣，襟向右開，扣鈕有三四枚，或有領，或無領。下體穿着淡裝的長褲。頭髮四圍剃光，僅頂部留着一團，或留辮披髮，盤捲於頭上，額前常用長巾重重包裹，惟兒童則戴小瓜帽。脚部日間赤露，晚上則跨木屐。

女裝：上身穿對襟衣，其長及膝，無領，僅有一扣鈕，於腰際以帶圍之，使胸部不露，下體穿短裙，內無袴，裙爲上衣所掩，僅稍露而已。裙上有「蠟糊法」製成的花紋，一律是三角形，很整齊地排列着。頭披尖角包頭巾，面部半掩，似不欲以全部頭面示人，巾上則繡着各種花紋。幼女盛裝時喜戴一頂圓帽，用紅黃藍各色布相間製成，其上也繡花，頗爲美觀，婦人則無之。脚常踝，腿部縛帶，與軍隊之縛腿帶無異。裝飾之物有耳環，手鐲，惟不戴頸圈。

因長期和漢人不斷接觸的結果，今日苗人男子御漢裝者已不少，而青年尤喜漢裝，他們頭戴氈帽，身穿對襟短衫，長褲，脚着膠底鞋，儼然與漢人男子無異。

（三）居住

苗人的住屋，以竹爲牆，糊之以泥，頂則以茅蓋之。屋爲長方形，大門開在正中，屋簷向前伸出甚濶，可作走廊及休息之用。內部：左右兩方用泥牆隔爲小房，作爲寢室，中間則爲正廳。灶亦設在廳中，用石頭叠成。臥牀用竹編成，下以長木樑承之，上敷蓑蓆，間有用蚊帳的，殊使人詫異，因海南漢人中等之家用蚊帳亦不多見也。禾倉、穀倉皆設在住屋之旁，家畜皆野牧，鮮見有牛欄猪欄之類。

（四）行

苗人居高山上，從山脚到山頂，中間距離就不短，而且一般山路都是傾斜崎嶇，坎坷難行，我們在考察途中，每訪問一個苗村，無不弄到神疲力竭，非休息多時不能恢復。可是試觀苗人，無論男女老幼，無一非矯捷如飛，連翻幾座高山，也無倦容，而且他們一律都是赤着脚走，銳石荊棘，視若無事，而且永遠不會受傷的。他們趁漢人墟市時，往來至

少要一百里，早上出去，黃昏歸來，無事不會多躭擱一天半天。只有少數比較富有的人家纔以馬代步。

（五）往來

苗人親戚朋友互相往來，頗重禮貌。臨別，主人送客出門外，恭立，身向前微彎，頭低垂，雙手則舉起，高與頭等，客亦如之。

第六章 風俗習慣

（一）出生

苗人孩子生後十二日，作「十二日」，滿一月則作「彌月」，家中殺鷄烹肉，請道士來酧神命名，所取名字多爲「亞大」「亞二」之類。滿一週年則作「對歲」，儀式不詳。

（二）結婚

苗人普通至二十歲左右始定婚。有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婚的，有青年男女先發生戀愛，始禀於家長，遣媒定婚的。在後一種塲合，雙方家長常常都尊重子女的意見，爲之撮合，但是苗俗，定婚前須把男女雙方的年庚（苗人男女生辰都載於家簿中）請識曆書的人（普通爲甲長）去「合命」，要他們的命不相尅，及不尅雙方家長的命，婚事始成，否則只好放棄。因此熱戀的男女，縱得家長的同意，但命也不諧，終不能成眷屬，許多爲情犧牲的慘案，便由此而生。聘金從前爲十元以下，現已漲至二十元左右，此外尙須酒三酲，米三斗，猪肉三十斤。結婚方式有兩種：一爲「娶媳」，一爲「招贅」。娶媳者，議

聘由男家負担，招贅則由女家負担。

結婚之前，雙方家庭又把男女的年庚去請人選擇吉日。婚期既定，雙方便從事準備。如果是「娶媳」便由男家上女家來迎親，反之，則新郎被迎到女家去。

作者曾親自參加過一次「招贅」的婚禮，特將當日經過情形記述於下，藉見苗人結婚儀式的一斑：

到了結婚那一天，雙方家庭都忙碌起來了，親戚朋友齊來慶賀，宰牛殺猪終日忙個不休，女家方面尤爲熱鬧。然而正式婚禮却是在黃昏後纔開始的。新郎這時身穿長衫馬褂，脚穿鞋襪，頭戴尖角形的大頭巾，把面部遮掩，僅露出下部少許，若不勝其害羞然。由一男媒人把他從屋中負出，旁有一男子手持張開的布傘遮之，步步緊隨，另一男媒則先行爲導，後邊又隨着一位挑禮物的男子，禮物的一邊是酒，另一邊是烟葉。兩位媒人及持傘和送禮者，皆全副服裝：長衫、馬褂、鞋、襪俱備。新郎出家門未數步，由先導的媒人放鞭炮數響，一行人便暫停止不前，待女家方面也放過鞭炮（那次男女兩家距離很近，鞭炮聲可互相聽聞），纔繼續前進，至中途又停步。稍頃，女家派兩位少女（叫做「伴娘」）前來迎接，她們邊行邊唱歌，持傘護新郎的男子應聲和之，一唱一答，此伏彼起。唱歌的時候是停着脚的，每唱完一段始進行數步，便又停下來續唱，如此者四次始行抵一間靠近女家

的小屋中。在前進途中，旁觀的青年男女還玩着許多把戲來點綴熱鬧：有些把先導的媒人包圍着，向他索取烟葉；有些——尤其是女子——把新郎重重包圍起來，向他開玩笑，或講話諷刺他，或用手推他，或用脚踢他，或出其不意把他的頭巾揭開，或給他戴上破鷄笠，新郎却如木頭一樣，動也不敢動，幸得旁邊有護駕的男子給他招架，否則恐怕要給她們瓜分了。

新郎一行人等，行抵該小屋後，儀式暫告一段落。這間屋子是暫借別人家的，依例須付租錢二百文，但屋主照例也須殺鷄備酒請一行人等吃一頓飯，眞是白白虧本。一行人在那裏用過晚餐後，媒人和送禮物的便手捧檳榔（以烟葉代之）過女家這邊來。女家事前已在偏屋中擺好一張酒席，請親朋數人坐其上，專候男家人的到臨。媒人等行抵女家，停於戶外，僅派一人入屋中，徵得席上客人的同意，然後復出帶一行人進屋，與席上客人對面排坐，互相敬酒。然後雙方唱歌互答，担任唱歌的，男方是持傘的男子，女方是預先指定的席上一位客人。唱完歌，媒人等復退返小屋中。接着，屋中演出一幕「討錢糧」的滑稽戲，即女家派兩個人到那裏去向媒人索討烟葉，雙方有一番滑稽有趣的對話，「討錢糧者」臨退去，還在門外唱歌一闋。

滑稽戲演過後，媒人便負新郎向女家過來，行列如初出自家門時。新郎一行來到女家

偏屋門外便止步，女家預先派一人候於門口，等其到，就唱歌歡迎，媒人和之。雙方中間的地面上，放一米篩，中置酒罇酒杯各一，女方的代表依次向媒人等一一獻酒，惟不獻於新郎。這時候，村中青年女子又向新郎開一次大玩笑，新郎仍然木立不動。唱歌獻酒既畢，媒人等卽逕導新郎到女家正屋。這時女家正廳中是這樣佈置的：近門口的左邊置一香爐，右邊置剪刀鐮刀各一，中間置一滿盛火炭的椰子殼，其旁擺酒席一張，上置酒一瓶，酒杯二隻，白飯二碗，熟猪肝一碗。新郎行到門口就止步，門內有一人手持剪刀和鐮刀，面向新郎唸咒作法，（聽說有驅邪之意）然後延新郎入，跨木炭而過，坐於筵席上。新郎和兩位媒人及持傘者四人分爲兩排，相對而坐，少頃，由一伴娘把新娘導引出來，和新郎並肩坐着，新娘也同樣披着尖角形的頭巾，面部半掩。坐既定，伴娘及媒人就向新郎新娘獻酒，次獻飯，次獻猪肝。接着媒人及伴娘分別把新郎和新娘的頭巾揭開，兩位新人露出面目，便立刻離席，新郎奔返小屋中，新娘則奔入自己的房間。可是席上的人却仍然繼續飲酒唱歌，良久始散，復在偏屋席上聚飲，這時男男女女都來參加，邊飲酒，邊唱歌，直至達旦始終席。

翌晨，女家在偏屋中張盛筵宴客，媒人導新郎來對客人一一敬酒，同時席間有一人起立向新郎訓話，大意誡他以後要善事家長，勸苦工作，夫婦和諧，共理家務等語。新郎聽

訓後，復入女家正廳向家長等人敬酒，敬完酒，卽直進新娘房中，少頃就出，逕返小屋休息。在新娘房中所做何事，則不得而知。

是日下午，新娘由一婦人引導步行來男家，後面有一少女負包袱隨送。新娘的裝束：身穿新衣服，赤脚，頭戴圓形帽，手裏執着一把油傘。男家屋中事前也同樣佈置鐮刀、剪刀、火炭等物，新娘來到，立於門外，待道士作法後始入屋，由婦人導進房中。是晚，男家設筵席歡宴親朋，婚禮就此結束。事後，對兩位女伴娘各酬錢三百文，猪肉三斤，前者由女家担負，後者由男家担負。

第三日上午，新婚夫婦同返女家，第四日復返男家，第五日再返女家，實行同居矣。新郎自此長期住在岳家，正式爲岳家之一成員，同享一切權利，同盡一切義務。待岳父母身故後，或携妻子別居，或改稱岳姓，永遠爲岳家人焉。

「娶媳」的儀式未曾目擊，但據說與「招贅」的完全一樣，不過男女兩家倒而行之罷了。

孀婦再醮，沒有什麼儀式，也無聘金，雙方同意後，只由男子出鷄一隻殺之共食，便可成事了。

此外，關於苗人結婚尙有幾點要補述的：

(1)同姓的人不相婚，但知道沒有血緣關係的同姓人，有時似亦可通融。

(2)男女結婚年齡，普通爲二十歲左右。

(3)每年廢曆三月，木棉花和一種所謂“toon dong”（譯音）花開放，苗人最忌在這時候結婚，據說犯者將不吉利。結婚最盛的時節，是十一、十二及正月這三個月裏。

（三）喪葬

苗人死後，隔日就治葬事。不待主家的請求，村人咸自動來幫助治喪。斲木爲棺，將屍體納入其中，然後抬之出大門外，棺前燃香三枝，是時有一人手持大刀，向棺唸咒。蓋棺後，道士二人向死者禱祝，據說是祈他在陰間保佑遺下的兒女。棺蓋上面置繩三條，由道士持劍斬斷之，聞其意爲告訴死者，陰陽異路，從此判別。繼經孤哀子女在棺上印過指模後，便由四人抬棺赴穴地埋葬，有簡單樂隊隨送，孤子護棺至葬地，若年紀太少則送到村門卽折回，女則不送。埋葬之後，萬事皆畢，像漢人風俗的「作七」、「作對年」、「作三年」、掃墓等事皆無之。治葬時，孤哀子女俱於帽上纏以麻繩，以誌守孝，葬事畢卽除去。

苗人迷信，以爲人死後，必須「做齋」，則死者靈魂始有歸宿。所謂「做齋」卽與漢

俗的「建醮」超度無異，苗俗普通於人死後一二年內舉行之。齋期聽說有一日二日三日五日數種，作者親眼看見的，是二日的一種，實際就是二晝二夜。

做齋由道士來主持。那次請來的道士，共有十餘人，分爲文武兩班。文武兩班所奉的神，所誦的經書，及做法的方式，完全不同。（詳見下章）做齋的經過情形，無法做詳盡的描寫，這裏只能舉其大概：做齋儀式正式開始於第一天晚上，文武兩班道士各把所奉的神像懸掛起來，同時誦經跳神，至深夜始息。第二日，上午爲「招魂」大概情形爲：於屋外曠地上搭一木台，文武道士輪流登台，手持竹幡，口中唸經，向天招死者靈魂歸來。下午爲「傳道」，非關做齋本身事，留待下章詳述。第三日上下午繼續誦經跳神，但情節又與第一日全不相同。傍晚，做齋完結之前，殿以一幕「跳鬼」的滑稽劇。劇情是這樣的：由一道士扮演魔鬼，戴着假面具，狀甚猙獰，藏在幕後，另由兩男童扮裝女郎，把鬼逗引出來，鬼一見女郎，獸性大發，舉起長可二三尺之陽具（禾稈紮成），左跳右跳，向女郎追逐，狀殊穢褻，使人不敢逼視。第四日清晨，主家置酒款待道士，賓主唱歌互答，齋事也就此完結。

總觀苗人「做齋」的儀式，和漢俗「建醮」相同之處甚多，做齋時給死者焚化的紙具（如紙衣服，紙屋，紙轎，紙金錢………之類），也和漢俗完全無異。兩者之間，似有傳

播關係。

（四）節期與遊戲

苗人於廢曆元旦日，依例「作年」。是日殺鷄宰猪祀神，村人互相拜賀。

他們每年又照例做「衆人齋」兩次，於廢曆正月及六月中舉行之。日期由甲長及老人依據日曆選定，然後向衆公佈。屆時，由村中文武道士數人各取出所奉的神像懸掛起來，焚香點燭，誦經跳神，助之以鑼鼓。齋期或一日二日不等。將結束前，每家科白米二升，銅仙二三十枚，置酒飯共食。做「衆人齋」的用意，據說是祈禱本年內全村的平安和豐年。

苗人的遊戲，所可知者有打鞦韆一種，於春夏之交舉行之。鞦韆架的製造法和玩法，和黎人的完全相同，已詳拙著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一書，茲不贅。

第七章 宗教迷信及其他

（一） 道士

道教是苗人唯一的宗教，牠在苗人社會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宗教儀式的執行者是道士，道士分文武兩班，各班所奉之神及經書等俱不相同。就在「做齋」中所見，文道士所奉之神爲李斜王、祖公、神農、斗公等，武道士所奉者，則爲玉淸、上淸、太淸、上元、中元、下元、陽虎等，各神皆有畫像，凡文道士之神，其頭必大，武道士之神，其頭必小。上舉十餘神，尙未能包括苗人道教神名之全部，作者曾從道士的經書中檢出諸神名，知道至少尙有下列諸神：

壇官　九官　陳十五官
李新聖　貢皇　家官
地司　案壇川光　九娘
伏啓小妹　玉皇　雷家民官（雷公）
境主　家先　當年瘟主

三祖　斗府三官　五傷回
西道五傷　十二傷兵　貧婆鷄
好公鷄　十五傷鷄公　上元抛香
中元羅帕　下元羅帕　四功曹
趙帥　馬帥　鄧帥

至何者屬於文班，何者屬於武班，則無從分別。各神所司人間事，似各有職守，不相混淆，「做齋」時，所以只掛十餘位神像，便是由於他們專司這部分工作之故。各神因其形像不同，職司不同，而經書也互異，茲爲省節篇幅起見，只抄「九娘」神的經書於下，以見內容一斑：

背手你打陽首古　復古又打古朝陽
聽得古聲調了陽　九娘下馬介名香
今早你在法壇廟　功曹得狀去傳章
你受得師公專請　莊安寶馬赴壇長
來到壇前跳下馬　接歸筵上領名香
八筵領受安壇酒　下筵童子唱元章

未唱九娘身出處
風過山頭嶺過嶺
父母生長娘令利
眼是七星眉似月
首似落鄉脚似好
頭山便帶三山帽
身着珠依衫一令
先生一男唐太保
先生一男并一女
今朝入到花園里
上村看盡無个好
中村出得兄陽二
第二日朝清早起
當時遇着兄陽二
今朝我來正等你

水出有元花有根
水落灘頭灘趕灘
生娘端正十分強
面相東京紙一張
花相東方太白星
帽頂不離个金霜
八幅羅裾到地長
眼容眉貌十分強
後生一女唐九娘
將着貪花思一長
下村看盡無个強
風流眉貌甚高強
担水準頭等一長
二兄聽我說言章
與兄今夜話成雙

陽二答言九娘道
你但有心來念我
長衫與郎着兩衿
貼肉汗衫着兩衿
一身都是娘壯過
九娘答言兄陽二
要吃酒飯厨內有
此酒便是九月酒
陽二答言九娘道
金盞載酒郎無吃
打開東廳排棹椅
接得陽二歸家坐
三般五味排柏上
一盞與郎吃菓子
娘吃三盞坤香醉

你今聽我說言章
有衫壯過十分強
短衫與郎着兩雙
靈羅絲帶秀鴛鴦
風流眉貌甚高強
二兄聽我說言章
吃酒之時開酒槳
與兄吃了目思良
九娘聽我說言章
娘口含來郎便嘗
排出龍鳳及鴛鴦
三般五味及蕩槳
剪魚煮肉在中央
二盞與郎收依長
面相排花色養強

郎吃三盞坤香醉
袖起枱盆烈起椅
入到深房坐一陣
長衫掛在金鈎頂
頭巾掛在郎干竹
雙首撥開娘羅帳
九娘答言兄陽二
昔日深房作小妹
一更一點共娘作
二更二點共娘足
睡到三更睡不醒
鷄啼正是四更定
九娘答言二兄道
我有金鷄未報曉
二人排頭連枕睡

走入深房尋九娘
二人牢手同歸房
二人坐落解衣裳
短衫掛在妹床樑
脫鞋放在妹籠箱
問娘連枕在何方
二兄說話不思良
不知連枕在何鄉
正同下員竹一雙
正同象牙節一雙
正同死去在高床
百花繚亂五更長
兄今聽我說言章
我有銀鷄報曉娘
花發枕上正成雙

九娘得見天光亮
東廳引過西廳過
只有个兄大嫂見
只有个兄都見了
祝得陽二把鎖縛
打得陽二皮盡斷
陽二口口聲聲叫
九娘答言大哥道
你打陽二如打我
九娘心中思一計
左手脫下龍鳳髻
□得大哥去救火
足得如同無語叫
陽二走得三五里
瑪□珍珠銀四斗

叫取陽二着衣裳
西廳引過北廳長
云姑引得也來人
四邊鄰舍孰莊裳
麻絲鐵鎖縛壓長
十分打痛斷千長
口口聲聲叫九娘
大哥聽我說言章
打死陽二犯官方
又思一計在心長
右手點火去燒倉
娘便放郎歸本鄉
解脫如同放脫羊
九娘叫住說言章
每斗眞錢八萬雙

便把銅錢無數貫
能取綵羅並綪綢
花街柳巷兄莫逛
要吃酒時店上有
吃肉便吃鬆頭肉
起屋便起高樓屋
世上貪花人人有
拾字路頭相祝別
娘欲思量吊頸死
先祝我哥共大嫂
莫把冷飯我爹吃
二別一條郎干竹
三別房中紅羅帳
四別房中剪刀尺
五別房中紅七籠

與兄作客莫囘鄉
莫要賭錢敗悶娘
莫逛花林心里煩
肚飢買肉煑湯粱
莫吃骨頭卡死郎
莫起低樓人笑郎
人心不比妹心長
九娘退步龍歸房
不曾辭別妹爹娘
好聲服侍我爹娘
莫交冷酒我爹飲
今番不見掛衣裳
今番不見妹歸房
今番不見妹才郎
今番不見載衣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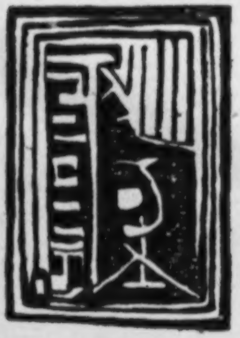
六別六親并九巷
早朝不見妹洗面
七別江河并水埠
八別家堂并香火
九別堂前親父母
十別風流兄陽二
一更吊頸二更死
爹睡醒來夢不好
入到娘房打一望
唐婆口口聲聲叫
世上貪花人人有
便叫我太唐見保
先把沉香來洗淨
便買一副樟木板
掃起東廳載棺槨

今番不見妹行鄉
夜晚不見妹得鄉
今番不見洗衣裳
今番不見妹燒香
女兒舍命入醉鄉
二人親別斷干長
三更托夢報爹娘
手托燈籠照妹房
妹見吊頸在高樑
口口聲聲叫九娘
如何我心不思量
急把長梯解下娘
後把紅羅裝過娘
相來裝哉唐九娘
又把南廳作道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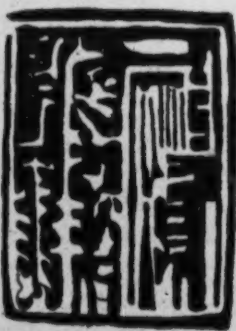
請取先生來點地 南容大路好傳揚
扛過皇河九曲水 扛過王河九曲江
葬在南容大路口 人人行過看情娘
左邊清龍來朝護 右邊白虎護坟塲
前面百雀來朝拜 後頭玉女護坟墻
道人行過也念佛 僧人行過也燒香
六十公公行過呋 可惜聰明命不長
六十婆婆行過呋 可惜聰明不□長
十八後生行過呋 可惜聰明不到郎
十八女兒行過呋 好昔聰明命不長
奉勸世間男共女 有男有女早思量
東家有男早招婦 西家有如早招郎
莫學引州唐九妹 欠夫花發自身亡
九娘到壇親新保 你來保羅馬前人

苗人道士經書的內容，大半是這樣七言歌體的故事，和道教本身全無相關，這是很耐人尋

味的。文武道士畫符所用的鈐印同是用木刻成，但圖案則各異：文道士印共有兩隻，皆爲長方形，大小也相若，其圖如下（黑地爲凸出者，白地爲凹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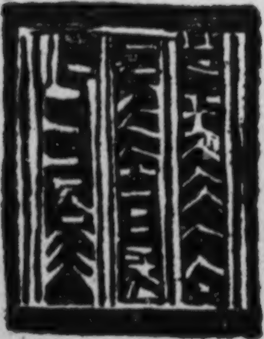


文道士印（一）



文道士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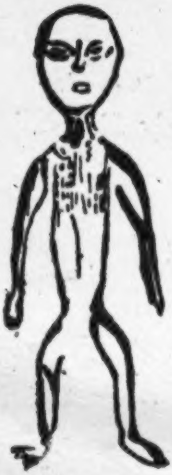
武道士印也兩隻，一隻和文道士印同樣刻着橫直線的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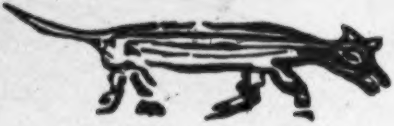
武道士印（一）

另一隻則四面都有圖案，而且刻的是人物和狗，龍（？）、瓜（？）等動物之形，和上數印迥異，頗堪玩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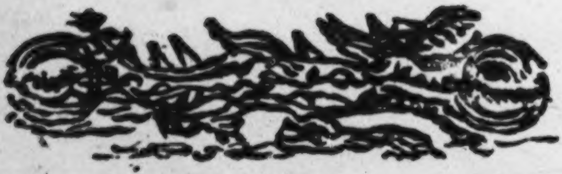
武道士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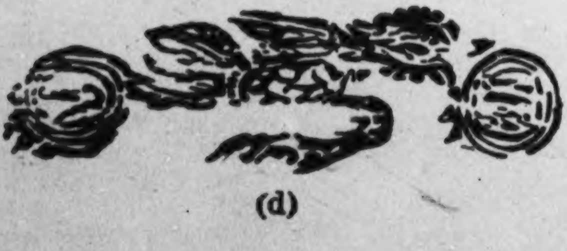
(a)



(b)



(c)



(d)

大概每次做法事時，文武兩班都必同時參加，作者在「做齋」和「做來人齋」中所見都如此。

道士僅限於男子始得爲之，男子也必經過一種傳道洗禮，始能取得道士資格。作者曾在他們「做齋」時參觀過一囘傳道儀式，似是附帶舉行的，此外還有沒有一定的舉行時間和地點，則不得而知。傳道儀式文武兩班大同小異，玆將當時大概情形記之於下：

武道士傳道儀式：受傳道的男子是日身穿紅色道士袍，頭頂加薄紙一張，額前掛一筆畫之神像，以紅線牢穩，正襟危坐於神壇前地面的紅氈中。（每位道士都各有紅氈一張）由老道士（指資格而言，與年齡無關）數人繞之而行，且行且誦經。每誦完一段，即同時跪於地面，將受傳道者頭上之薄紙撕破，然後再起繞行，如是者三次，儀式告一段落。

少頃，老道士們把受傳道者帶到曠地的法塲上去，鳴鑼搥鼓隨其後，途中一老道士手持草蓆數地連打幾囘斗筋。既抵法塲，受傳道者坐於法台下（法台以木搭成），老道士們輪流登台，一面誦經，一面跳舞。誦經畢，便張開以樹皮織成的大網，共舉受傳道者拋入其中，抬起廻旋數囘，復置於地面，饗之以酒飯，然後復返神壇，儀式遂告完畢。

文道士傳道儀式異於武道士者，惟無赴法塲一節，然文道士在神壇前誦經時，每誦完一段，跪下後必以木梳梳受傳道者之髮，則又爲武道士所無。

男子受過傳道洗禮後，便有一個法名。文武兩班的法名互異，而字號則各有一定，文班的爲「寅、雲、道、廟、完」五字，武班的爲「應、勝、法、顯、完」五字，取名的方法，是其中某一字之下再加上任何一字便得，如昂吉甲長盧尊英是文道士，其法名爲「寅才」，使人一望每道士之名，便知道他是文是武。而且法名的次序是父子相承的，如盧尊英法名既是「寅才」，則其子法名必爲「雲某」，其孫法名必爲「道某」，週而復始。受傳道的年齡沒有限制，作者親自參觀的那一次，受傳道的共有五人，其中大者約二十歲，小者則僅二三歲，乳臭未乾，由其母抱來。大者於傳道儀式舉行之後，便隨老道士學習誦經和做法事，過了些時便執行道士職務，小者則須達相當年齡纔開始學習，然而他的道士身份却是早已確定了的。

道教在苗人生活上旣演着這麼重大的作用，道士們在社會上便顯得重要，而且要具有道士資格的人，纔有機會讀經書，也就是享受唯一的文字教育，他從此便獲得許多特殊智識：因此，道士們的社會地位比普通人要高出一等，並享有許多特權。在這種情形之下，除非是經濟狀況特別困苦（因舉行傳道儀式是要花錢的）的人家，是沒有不給他的兒子舉行傳道儀式的。如上述乳臭未乾的小孩也抱來參加，便可見爲父母者對這件事是如何的心急和重視了

（二） 重要神名

苗人崇拜的神甚多，據他們口述，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諸神：

（a）玉皇——天上神之至大者；

（b）土地公——地下神之至大者；

（c）敬主公——山神之至大者；

（d）海龍王——水神之至大者。

（三） 圖騰崇拜遺跡

我們從下章苗人傳說中，知道狗是他們的始祖，也就是他們的圖騰。圖騰崇拜的遺跡，在今日他們生活中仍然存在：他們每家雖然都養狗，但絕對不吃狗肉，不是任牠自己老死，便是把牠和附近黎人交換東西，後一種情形，作者曾經目擊，這顯然是圖騰社會中「禁止殺害圖騰動物」的禁條遺傳下來的。此外，上面所揷的武道士鈐印上所刻的狗的圖像，或與此也有關係，值得注意。

（四）魔術

苗人有陷害他人的黑魔術(Black Magic)。凡與人有深仇者，便請道士來弄法報復：用紙書對方之名，然後把牠在樹林中釘起來，對方的靈魂從此被禁錮，便生奇病異症，慢慢陷於半生不死的狀態。被害的人，要把弄法者拘得，逼他自動解禁，纔能得救。

以上係得自他們口述，但這個魔法靈不靈，却不知道。不過作者曾在一個黎首的家裏看見一位患廢疾的男子，據人家說，是因他從前隨黎首征苗時殺人太多，被苗人弄禁的。也許有這回事呢！

（五）迷信

苗人迷信風水。作者在昂吉時，甲長盧尊英曾對余云，該地苗人所以多貧乏者，係由於風水不好之故，他並指出風水怎樣不好，說：山尖，缺乏水源，形勢狹窄，無發大財之理。其堂弟爲保長者，又問余識不識看風水，余答不識。他說，將來必積多金，從外面請位名地師來相地，以期發達云。

他們又信命信相，作者在那裏時，他們向余問識不識算命看相者也不少。

苗人這種迷信意識的發生，自有實際生活的背景，並非全無因由的，這一點，留待最後一章來說明。

第八章　歌謠傳說

（一）

歌唱是苗人生活的要素，他們無論男女老幼，幾乎個個都是歌唱的天才。我們在苗山旅行，不時聽見繚亮的歌聲向耳邊傳來，可是山深林密，人影杳然，無由引起你的「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的悠然遐想！

歌唱是傳達人類意志的最自然的工具，在苗人是完全利用到了。男女相逢，兩情繾綣，他們會用歌唱來表達彼此傾慕的心曲；久別相遇，樂不可言，他們會用歌唱來互道相思的情懷；歧路言別，不忍遽離，他們會用歌唱來傾訴離情別緒；在胼手胝足，農事正忙時，他們會用歌唱來排遣軀體的疲勞；在佳期宴會，少長咸集時，他們會用歌唱來點綴熱鬧。總之，他們一切苦樂悲喜，都在歌唱中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了。

他們的歌唱，係以對答式爲主體的，如男女互答，賓主互答等是。有些歌詞因久唱而變固定了，於是對答的詞句常常是有一定的。一個人歌唱的天才好不好，在苗人社會中關係是很重大的。譬如他們男女的結合，常常是出於自由戀愛的，戀愛的媒介便是歌唱，當

陽春佳日，風和日暖，萬物回春，生意蓬勃，於是男女成群，隔着遙遠的山，唱歌互答，歌聲漸漸自遠而近，這時如果你是歌唱的能手，把對方唱來的歌都回答得恰到好處，那勝利自然便屬你的了，否則美人已杳，只好望洋興嘆而已。又如盛大宴會席上，賓客互答，善唱的人，每每受聽衆的讚嘆，反之，低能的歌唱者，却免不了要受人家譏嘲的。歌唱成爲他們社交上不可缺少的技能了。

(二)

他們的歌詞，因境地不同，大體上可別爲固定的和不固定的兩種。大抵男女唱答，無聊遣懷等湊合，都是觸景生情，脫口而出，不假思索，自然成章，這些歌詞多是不固定的；至如佳期宴會，賓主應酬以及祀神等，則歌詞都有一定，各地皆同，這種歌唱，多不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變成一種僵硬的儀式了。固定的歌詞，是人人都記得爛熟的，沒有什麼高低之別，至於不固定的，因天才有差別，其所表現就有優劣之殊了。

不固定的歌詞，因其是不固定的，而且語言的隔膜，我們沒法把牠記下來，很是可惜！只有固定的，他們每家幾乎都有抄本，前後傳授，因此我們纔能搜集得一點，但是這些歌詞都已硬化，比起前者出自情感之自然流露，其價值要差得多了。

他們一切的生活都表現於歌唱中，所以歌詞的內容，是複雜的，多方面的，無所不包的。但是我們所得並不多，現在試分類舉例於下：

（一）關於經濟生活的歌，如農作過程中舉行某種儀式而唱的：

送禾歌

送　禾　去　　神農、土地送禾回
送到家中招庇主　放落倉中萬歲貪
多　謝　你　　神農土地送禾回
送到家中招庇我　萬歲得貪念你師
天樞府里差人引　己多黃金托盡來
秀福不過三年士　招財富貴能官人
多得各師引今寶　萬歲念情水在心

（二）關於社會活動的歌，如第四章所錄的村老歌便是。

（三）男女戀愛的歌，如曠男怨女，道中相逢，便常唱下一首歌：

奉勸貴花在世上　報花內里依貪心
妹能貪心有人見　東有日頭西有天

二勸貴花在世上
人話度船不看水
三勸貴花在世上
貴花同意齊合手
四勸貴花在世上
有福守得六十歲
六勸貴花在世上
無心殺龍貪不好
七勸貴花在世上
也怕妹員殺命死
捌勸貴花在世上
不得本錢也着退
九勸貴花在世上
春到無牛難起早
拾勸貴花在世上

筵中飲酒依貪多
飲酒貪多也是閑
貴花同意萬秋連
迷河橋上兩同行
風流十八有人連
無福半世也爲閑
家兄到此依爲閑
有心冷水自聞良
妹屋有員也是閑
命落太山怨不囘
有錢放債依貪多
入家殺命也難當
有牛有地早思春
家裏無牛也是閑
見人寫字依爲閑

有年有月官士到　白紙求人也是難
拾壹勸貴花在世上　□報花亂罵癸癸
貴花恩望癸癸養　命落太山恕不囘
十二勸貴花在世上　仙人引到轉倫臯
轉到名玉把筆判　判你少年再轉生

又如男女幽會，當告別之際，難免依依不捨，此時常唱下面諸歌：

（其一）送花去　烏雲送月過天心
烏雲送月少送貴　送囘愁地判愁鄉
分　離　了

（其二）壹別貴花小廻去　如同伝望轉離天
伝望離天心晴乙　小令離妹暗愁心
二別貴花龍貴地　字拋貴地榑廻鄉
戍汨拋花小廻去　晴戍服汨在心中
三別諷流年少妹　榑離貴地願忘身
四別官員年少妹　見花冷利也難拋

痛在小心不愿甭
五別桃元天仙女
報你仙花留命守
六別風流多痛在
路上小亡是位妹
七別龍花多痛在
火燒胸前不願死
捌別貴花路上守
拾痛在心弄拋命
九別鴛鴦財分散
烏葉離花鳥離樹
拾別伝雨歌堂散
戌泪榑囘愁鄉殿
分　離　了
榑身自囘在本地

字囘半路甭愁身
暗思眼淚落胸前
賤命亡時位花令
便能細刀殺內心
妹在遠鄉妹不知
如同火燒在胸前
甭了龍珠愿死身
雙雙眼泪花胸前
退回半路甭愁身
脚踏路頭步步離
思花愁悶也難拋
依恩此地共花遊
人傳愁悶位花枝
衣思在後得相逢
有心守等兩三年

分　離　了
守等三年天不榑
(其三)坐馬行遊五州府
遇着鵝眉伴快樂
財朝天門先京路
水流面前恩相過
一祝小年官音女
雲望離山思不斷
別　了　貴
英台囘處人茶嶺
別　了　貴
迷神一心蓮豆女
別　了　貴
唐仙入朝孝官舉
別　了　貴

一日分離萬日思
兩今前世無恩緣
囘頭半路遇遲迨
夜望五皐稽首這
安落十三勝內良
離花一世不相逢
如同云望轉離山
空思內里是難逢
如同仙伯送英台
仙伯愁死爲花枝
如同豆女別米神
豆女過心嫁別官
如同十女別唐仙
囘頭德見斷陽春
如同三女別寒憑

寒憑身亡爲三女　宗皇頭斷爲貪心
別　了　貴　如同少女別文隆
愿你秀身能少女　如同東永別陽春
東永賣身葬父母　愿賣我身在貴鄉
供妹秋蓮分離了　一路分開兩路行
一路分開兩路行　月頭丹專兩丹囘
分　離　了　矜筆落台寫你形
寫得你形莊頭背　御時思著御時看
分　離　了　八先台上寫里書
不定寫書內心落　言里雙柱寫不成
雲雨秋蓮分離了　此能抽刀割斷藤
抽刀斷藤少斷妹　秋連格斷無人知
分　離　了　報花匆匆過山行
你見清楚口打子　我吾三云供你囘
送　花　去　送花送過十皇前

送花送過十皇下　十皇抽手勿回頭

（四）新婚宴飲席上，男女主客們唱答的歌，茲舉數首於下：

（其一）多謝傌冬引媒博　到此枱前伝兩逢
才火拾□天門里　八夫橋上兩明聲
一點過橋不成轉　八字有員天注分
一口兩點文曲案　不知有員伝兩逢
改伝飛來中央坐　二位在後判相這
□字不成鸞鳶府　下凡同篆判鸞鳶
口卜內遊不成寶　四珠同篆判相台
今星齊朝鸞鳶府　勾坐同迎何處飛
北斗七星判又字　南斗六坌結爹飛
參相狀元多命利　紫微同篆命口分

（其二）正是托飯合珠寶　台前是望五廉這
五財廉這明珠寶　坐在朝門萬歲春
進住台前合珠寶　是望朝廷家樹這

丹千難這天明月
（其三）今夜得見勝龍到
白木作橈献官坐
見官到
見官令利坐檯上
好井水
一條流落青絲殿
不好聽
是位家窮無何献
家中苦
茶也無茶酒無酒
酒不好
令水托献勝官飲
是位家貧無金盞
白石作盃不能養

也望四邊雲家這
本無金枱校椅莊
献官坐落判空筵
見官令利入門來
本無金檯校椅排
井水清清四牛流
二條流落貴門樓
不好面前打動龍
令水作茶獻勝龍
家窮若苦無何食
抽手上凶寃了難
如同井水獻官員
官飲一盃心里良
白石作盃檯上排
排三排四不成行

士盞排檯無金盞
紅轎較椅官人有
雙手托献勝官飲
知是你歡酒不好
怨了家窮無大餸
紫微青菜放檯上
千　般　苦
龍肝恩在勝龍殿
不　好　聽
旺莊空筵無末献
不能官人千般有
百養爲齊枱中在
自笑賤家不成屋
碗也無碗碟無碟
托　飯　到

也無金檯較椅莊
家窮若苦是空思
官飲一盃心里良
知是你歡兩手粗
紫微青菜制台前
淡菜檯前驗無恩
千般思盡無般良
人傳難得到筵中
不好面前打動虎
如同東海斷沙羅
意莊何方百養財
恩献淡甘養養寅
無檯無櫈不成人
排來檯上不成行
面前抽手献官員

諸官到此無櫈坐　如同燕子坐樑頭
坐落泥中打破貴　打破衣裳乙在心
是位家窮無金筷　青竹修筷獻官持
紅轎金筷廣東有　也難得到手中持
令利官員行遠路　坐落如同空判檯
空判枱前無酒飲　乙在心中斷了情
筵中五枱兩上盡　如同六合結鴛鴦
殿上匱枱衆星坐　兩財抽首保家人
入山斬竹打動木　落水抽咢打動龍
一保房東家富貴　床頭錢貫叠成行
齊保房東壽萬歲　壽命如同彭祖春
二保主人求仙路　一種仙陀帶狀元
狀元德見求仙路　每人得見自聰明
三保主家多富貴　豬羊牛馬滿欄生
放出欄前滿街衢　鷹鳥大虫不敢收

四保主人命長久
彭祖己盡主己盡
五保主人糯禾路
榮禾同根生到尾
六保主人抄山路
山豬黃麖來到此
七保主人打魚路
拋網落江纏魚死
八保主人命長久
官羅口舌替別處
九保主人燒工得
田地不耕自得光
十保面前卅是貴
得種明官傳天下
高氏面前保丁壹

壽命如同彭祖春
彭祖巳春主己春
一枝分做伍枝生
每年收丁九倉禾
到山黃肉意來朝
四脚上天不斷屋
秦魚四方意來朝
雙手發罔伝路吟
命能脊繼萬丈長
大病鬼行不到家
角年光現在龍情
養男不教自聰明
今年不邊種明官
癸癸父母坐橋轎
細是面前不知行

竹報一堂衆老幼　大人衣過小人情
十一保主人求財路　出門三步遇橫財
出門遇逢橫財寶　招財進寶能官員
十二保新官狀元貴　五男五女面前齊
養豬生龍鷄生鳳　萬士千方百樣齊
脚踏三步退三步　退回三步散婚姻
兩個幼枝內思激　祝你上系萬判樣
殿上櫃樣衆星坐　衆星匆匆飯盃茶
抽手胸前報衆樹　歲星退落出行遊
一堂官前兩行過　衆星衣過一時情
（其四）一品六全尊月遊　一品六全尊月上
抽頭得見好官情　初　傳　到
小是東京初傳月　是位婚姻六合來
進入花林抽頭看　望恩天子引行移
入山秋□山竹木　入門秋□貴門樓

□貴門樓莊待好　四邊校椅坐便齊
自□主人好白飯　托來檯上滿筵香
不吃自聞心里落　開口不食心里良
自□主人家富貴　金盆銀碗面前財
此能北京玉帝殿　龍鳳平排照滿天
自□主人好金筷　筷頭筷尾用金鑲
筷頭筷尾金鑲過　照得滿筵堂上光
自□主人家富貴　明檯前面照當天
此能城江一府正　龍鳳平排四邊紅
自□主人千般有　金盞排來筵上齊
此能迷何星斗現　內里酒想香到天
自□主人好酒飯　放落筵中四方香
放落筵中香四里　比能龍肝明字傳
兩年安排南星斗　主人富貴坐連檯
敕出金鑲筵中飯　衆星飲了高般良

□是□
金瓶托在連檯上
自□主人多富貴
今年吃了千萬好
坐馬轉遊鴛鴦位
多望衆行引禮二
南斗六全初出現
官脚行朝會有仕
抛馬托珠入堂里
榜上排明齊全了
□仕天般難話盡
多望衆星引禮義
面前千般話不盡
萬仕高低才放落
齊保逢多年四季

□花富貴萬般才
成行成對能天星
金鑲玉酒滿筵香
六十年長口恩香
遇着宗師禮義齊
開掌四邊引二遊
冢到朝門天子堂
小來路遠爲婚姻
皇前開榜種明官
萬歲扶提注在春
細聲祝報衆親枝
如同明月引星遊
收過迷河星斗回
兩才抽手保逢多
大病鬼行不到家

每年四季德安落
才保房東家富貴
床頭金箱在好寶
才保房東家富貴
房東千般得有盡
才保主人求仙路
天師排明在金榜
才保主人家富貴
放出欄前行滿地
才保主人命長久
彭祖己歲主己歲
才保主人種禾路
榮華同□生到表
才保主人求財路
山馬玉鹿來着鎖

命能青絲萬丈長
床頭錢貫叠成行
絲羅繡緞滿堂莊
富貴榮華勝石宗
萬歲人傳是有明
陰府狀元天先安
五攝安排玉殿才
豬牛牛馬滿欄生
鷹鳥大虫不敢收
壽命如同彭祖春
平祖己春主己春
一枝刀前五枝生
每年收子十倉豊
到山魚肉意來朝
四脚上天不斷藤

才保主人求魚路　落江四方魚來朝
抛網落江纏魚死　雙手發囘□啓良
才保主人十方路　每年香進在龕前
四處得聞坐馬請　養男不教自聰明
才保主人求財路　出門三步遇横財
出門遇逢横財寶　召財富貴能官人
才保面前丹星貴　今年不過種明官
種得功名傳天下　冬全父母坐巍鵝
今年兩制人婚位　明年人制兩婚筵
兩制人婚人成對　人制兩婚兩得雙

以上其三其四二首，是主客對答的，主人先唱（其三），賀客後答（其四），故歌詞一派一頌，尖峯相對。

（五）普通應酬的歌，茲舉兩例：一是有遠客來居村中，夜間村人對客唱的，其詞如下：

名鵝守盡制天日　竿堂枯盡在潭中

孝堂科長進堂里　京卷扶提萬仕涼
□將狂起判天日　圓員星斗先安排
堂里讀字同面□　燈籠內里早照光
人但北京天子落　四邊老幼豪來這
堂里□衍多日守　下凡世界是難爲
天寒城頭雷打草　爲吹木葉亂紛紛
愿天十五春水到　竹樹運新生葉這

一是苗人「做齋」完畢，道士將散去，主婦以歌送之，其詞爲：

神師踏到雲元府　踏到天楓應陽□
應天府里開條水　陰陽□了萬年良
村動迷阿乘星現　宗師抽手引平遊
三元台前把筆判　一判乘星二判花
主人起切□恩位　金沙敷地□陰陽
陰陽領了□般作　沙□自有福來塡

上面抄了一大堆。這些歌詞本來已是硬化了的，無甚精彩，再加上他們抄寫的誤訛，

幾至不能讀下去，所以苗歌內容的美妙之處，在這裏是領畧不到的，眞眞可惜！

（三）

苗歌唱起來，給我們感覺到的，不是慷慨悲壯，而是一種溫柔纏綿，其中頓挫的地方很多，但頓挫的音調却是綿長而微弱，餘音不絕如縷，所以每一首歌都要經頗長的時間纔唱完，對荅的歌，唱時先由一人開頭，唱完四句便停止，待對方荅唱，也四句而止，第一人再續唱，這樣每四句一停一續，一直唱下去。苗歌的體裁，由上所舉的例，可知有兩種：一種是全部都是七字一句，這佔苗歌的最大部份；另一種是三字一句和七字一句相間着的。因體裁不同，唱法也各異，玆舉例以示之。前者的唱法，譬如「人話度船不看水，飲酒貪多也是閑」（苗歌中的句子，下同），便是這樣唱的（直線表示上字之永聲）：

人話O hoy——ŭ vit——度船——不看——clo水——ā hā——hum——飲酒——clâ貪—
—多——也是——閑——O hoy——ŭ vĭt——hum——度船——不看——clâ水——tĭ hā
——hum——飲酒——貪多O hoy——ŭ vit——是——閑——也——是——閑——hā

每兩句爲一組，每組都是一樣唱法，不過中間稍停一停。

後者的唱法，又可分爲二種：

(a)譬如「分離了，衣思在後得相逢」，便這樣唱：

分離了——a hā——hum——衣思——在——後——得——相——逢——hoy——ū vit

——hum——分離 clo——了 tī hā——hum——衣思——在後 O hoy——ū vit——相——逢。

——得——相——逢——hā——

(b)譬如「送花去，烏雲送月過天心」，便這樣唱：

送——花 clo——去 ā hā——hum——烏雲——送 lo——月——過——天——心——hoy——

——送花 clo——去 tī O hā——hum——烏雲送月 O hoy——ū vit——天心——過——天心

——hā——

也同樣是每兩句爲一組，如果下面接着是七字的句子，便照七字句的唱法唱下去。

苗歌唱法，所可知者只有這幾種，此外還再有沒有則不得而知了。

（四）

苗人的傳說，可分爲兩種，一種是他們自己固有的，另一種是從外面傳進去的。這，一看各傳說的內容，便不難辨別出來。然若從體裁上看，則又可別爲歌體的和非歌體的兩種。歌體的傳說，或則爲文武道士的經書，或則爲各種應酬的歌，有文字紀錄下來，得之頗易；至於非歌體的，則全賴口傳，所以難於搜集。

關於他們自己固有的傳說，最有趣的，是對於天地創造過程和他們祖先來源的解釋，茲錄二首於下：

(a)伏啓小妹唱用

番手你打陽首鼓　復首又打鼓紛紛
聽得鼓聲調了陽　伏啓小妹到翅心
早聞你在扶桑廟　功曹得狀去傳身
你受得閭師狀請　莊安寶馬赴壇心

來到天庭超下馬 接歸筵上唱元恩
未唱前皇並后看 且唱伏啓小妹娘
正卷愿年雷落地 張公足禁在倉心
雷公答言足□道 你把盆水公洗身
你把盆水共□□ 想來計較出倉心
雷公出得倉外去 便把牙齒答還恩
便把牙齒下圓種 三朝圓圓報清清
雷公答言兄妹道 把刀開口入爐心
把刀開口入爐內 担柴邁水入爐心
担柴運水都完滿 夢見東邊起朵雲
朵雲不見朵雲樣 朵雲正是剎人雲
雨落七日並七夜 七日七夜暗乾坤
七日七夜洪水淹 □爐拋上到天心
七日七夜洪水落 □爐跌落昆崙山
第二日朝清早起 夢見太平不見人

行過□□山脚下
兄妹答言青竹道
青竹答言兄妹道
天上全無一個鬼
世上人民水淹死
只有兄妹心不服
若你青竹先和合
若你青竹不和合
行過崑崙山脚下
當初青竹全無節
第二日朝清早起
兄妹答言鳥歸道
鳥歸答言兄妹道
天上全無一個鬼
世上人民水淹死

得見青竹在山林
世上有人是無人
世上全無一個人
地下全無一個人
盛留兄妹結爲婚
大刀斬斷青竹根
我兄自妹結爲婚
必定世上無人民
得見青竹先生身
如今得見妹刀痕
鷄啼吃飯入山林
世上有人是無人
世上全無一個人
地下全無一個人
盛留兄妹結爲婚

1: Wang　　AE5 Miao AE5

若有兄妹心不服　大刀斬斷烏歸痕
若你烏歸先和合　我兄自妹結爲婚
行過崑崙山脚下　得見烏歸再生身
當初烏歸光汨汨　如今得見有刀痕
從此兄妹心不伏　買取沉香燒上雲
買取沉香兩處燒　香烟交結到天心
願我兄妹同夫婦　娶婚嫁弟春過春
結發夫妻三五歲　三年五歲無兒身
生下一塊圓圓血　想來計較造人民
造成三百六十姓　一半作官半作民
造得人民無飯吃　眞吃木葉共藤心
造得人民無衫着　永把樹葉作衫裙
造得男多女又少　如今世上有單身
紫微山頭有隻鼠　口含禾谷近前尋
神農播界接下種　接播下界種禾根

1: Wang AE5 Miao AE5

如今下凡合得吃
今日信主有伏清
神農到壇親祈保
畓手你打陽首鼓
聽得鼓聲調了陽
早間你在青草廟
你受得聞如此語
來到天廷超下馬
入筵領受安翅酒
未唱前皇並后看
大極先天盤古帝
未曾有天未有地
先有玉皇盤古道
我兩不是爺娘養
玉皇在天多變化

世代留傳直到今
高山朝望聖還云
收災除患上天心
後首又打鼓紛紛
先天盤古降翅心
師重過相唱元恩
莊按御馬赴翅心
接歸筵上唱元恩
坐筵重子唱元恩
且唱先天盤古身
開關元天盤古身
未有日月及乾坤
我共玉皇同出身
五色綠雲生我身
造天造地造乾坤

1: Wang AE5 Miao AE5

玉皇三百六化眼　盤古三百六化身
左眼化成太陽日　右眼化成月太陰
嶺上黃□是頭上　深潭魚心是肝心
牙齒化成金錢寶　身骨化成大石頭
身肉化成金□土　紅血化成江水流
手甲化成山樹木　手兒脚下化星辰
九□明珠化肚臟　田塘都是脚□□
一身骨肉都化了　天星樹木是雲身
今日到□襯祈保　收除病患在天心（完）

（b）唱坐殿歌用（此歌爲問答體，括弧中字卽答語）

（前畧）

開天立地何人造（盤王）　造天逌地幾枝柱（五）
從天到地有幾丈（九萬）　幾丈（九萬）到天幾丈橫（九萬）
東方八天何樣國　南方八天幾省門
西方八天有幾國　北方八天幾省人

中央幾下星上現
問你何年（昆□元）洪水淹
問你何年洪水退
當初幾皇（五）同過海
何皇（李）出世在何府（唐朝）
何皇（李）滿了何皇（盤）管
何皇（盤）分界在何處（佛子嶺）
此禮當初何王（盤）造
昏書當初何人（侶孫）造
合婚書字幾（五）頁□
盤皇生主何人養（烏□）
盤皇婚娶何家（仙）女
出聖冢在何（唐）朝國
盤皇婚娶何日子
盤皇一世幾（五）个女

問你看官傳報知
淹死何皇首下人
葫蘆流落在何安
何處（化屍佛祖）領頭分散枝
定德何方何樣良
何皇（盤）管得世間人
分開幾路（五）立何方（婚姻）
造來世上破何蕁（子孫）
造來世上立何方（婚姻）
□成何字立何方（婚姻）
養在何方峒里（出賢）安
何人（平王）托到作何（媒）方
何朝（淸）國里立何方（王前）
何時匹配合成雙
便□幾（五）姓是何郎（山入）

第一个女嫁何姓（鄧）
第三个女嫁何姓（趙）
第一女養爺幾歲
第五女養爺幾歲
盤王一世有幾歲（五百）
盤皇在造世何樣
造成金木水火土
何樣（頭毛）度成黃茆嶺
何樣（手兒）變成山竹木
何樣（玉皇）定得天地政
當初何（平）王初坐殿
盤皇出世在何府（唐朝）
盤皇分界在何處（佛祖嶺）
問你何年（甲子元）歌豆死
葬在何（南）山對何面

第二女嫁何家郎（蔣）
第四女嫁何家郎（李）
第二女養爺幾春
世今幾養个爺娘
恩添領頭幾（六）十吞
造成何樣（天地）立何方（婚姻）
何有生天何有亡
何樣（骨頭）度成大石山
何樣（肚腸）度成山里藤
何樣（天師）定元世上安
坐在何州（北京）國界追
正在何列（唐朝）國界邊
分開幾（五）路立何方（婚姻）
何人（仙）收葬在何山
幾（五）百堀磚起上垃

(c)（歌名已殘缺，亦爲問答體）

（上畧）

面前古言難話壹
開天立地何人造
從天到地有幾丈
造成何般到今世
東方八天何樣國
西方八天何樣國
中央注來幾星現
問你何年洪水淹
問你何年（甲子元）洪水退
當初幾（五）王同過海
何（盤）王出世在何府（墨水殿）
何（李）皇滿了何（盤）皇管
何（盤）皇分界在何處（佛子嶺）

勸龍放落面前遊
造天造地幾枝柱
幾丈到天幾丈橫
也有生天也有亡
南方八天何樣門
北方八天何樣門
問你春官傳報知
淹死何皇首下人
何樣流落在何方（崑崙山）
何處（化屍）嶺頭分散枝
定得何般（猜朝）何樣（萬士）良
何（盤）皇管下世間人
分開幾（五）路立何方（婚姻）

當初此例何人（盤皇）造
昏書當初何人（侶才）造
合昏幾（七）字工民□
盤皇當初何人（烏云）養
出聖篆到何朝（清）國
盤皇婚娶何（仙）家女
盤皇□□幾個女
第一個女嫁何（鄧）姓
第三個女嫁何（趙）姓
第五個女嫁何（亂篆嫁）姓
第一女養爺幾歲
第五女養爺幾歲
五個女兒齊齊養
恩爲地高知不盡
盤皇一世有幾（五百）歲

造來世上何人（子孫）尋
造來世上合何方（婚姻）
打成何（八）字合何方（婚姻）
養在何方（出賢）峒里安
何（清）朝國里立何方（皇門）
何人（平皇）托到作媒人
便招幾（五）姓是何郎
第二女嫁何（蔣）家郎
第四女嫁何（李）家郎
世今何樣合何方（婚姻）
第二女養爺幾春
世今何樣養爺娘
爺娘父母壽長春
亂篆提言傳報知
恩添令頭有幾（六十）春

勸龍放落面前筵
面前古言話難盡

這些歷史的傳說，因其都是有韻的七言歌，所以他們常拿來唱：(a)首是「做齋」時道士唱的，(b)(c)兩首則是結婚筵席上男女對唱的。最有趣的，是這幾種傳說內容，把人類原始諸種問題，如天地開闢、洪水爲禍、人種由來、盤古身世、社會制度的演進過程、以及他們祖先的來源等等都給解答了。此外，還有一個有趣的苗人祖先傳說，則是非歌體的，抄錄於下：

從前某富翁有一女，已許字於人，但男家赤貧，女年及笄倘未娶。女養一狗，甚加疼愛，食臥與共。久之，竟與狗性交而懷孕，爲男家發覺，控之於官。官多方審訊，竟未能訊出姦夫爲誰。後由官太太思出一計，提女出獄，與太太同居一屋中，乘夜深女酣睡時，解其衣，發現身上有狗抓痕，遂大悟。於是縣官乃提女家人審問，知女在家確有一愛狗，乃令牽此狗來獄與女同居。至夜間，狗果向女狂抓，由是案情大白。男家既知女與狗性交懷孕，當卽無條件退婚。女亦被放出獄，回家未久，產一男一女。翁夫婦以有女如此，殊敗家聲，乃命木匠造船一隻，滿載金銀珠寶，騙女與狗及兩子入其中，放之中流，任船漂泊。漂流至惠州城，爲人拯救登岸，遂居焉。狗常入山，捕鳥獸以飼二子。子女漸長，然倘不知爲狗子也。某日，

狗貪惰不入山捕鳥獸，遭二子毆打，母叱責之，並以實告，謂汝等爲余與狗所生，彼實汝等之父也。並謂汝等爲狗之子，無人肯與爲婚，不如兄妹結爲夫婦，以延續後代。兄妹結爲夫婦後，產二男，及長，二子交惡，不能共處，母惡而驅逐之，一逃上山，一逃下水。上山者爲苗人之祖，下水者爲蛋民之祖。故兩族後裔足跡不履王土，不食王糧，亦不納稅也。

這個傳說告訴我們：苗人祖先是怎樣富於圖騰的意義（狗生），最初他們是過着怎樣的經濟生活（打獵），原始血緣婚的存在（兄妹爲婚），以及苗蛋兩族關係等等，這在苗人社會制度的研究上，是給我們何等重要的暗示啊！

至於由外面傳入苗人中的傳說，數量頗多，現爲篇幅所限，只舉顏同先生和張孟娥姑娘的一段哀艷故事爲例：

孟娥古語唱用

清譚古事說言章　且把孟娥唱一塲
千般古事人唱盡　我把孟娥唱一塲
張公住在上連下　住在地名張白長
家有現錢三千貫　東西南北置田莊

張公無男生二女
大女定名珍珠寶
大女生來會織錦
織出黃河九曲水
織出麒麟對獅子
取出絞羅來相對
織出百般都爲寶
大姐十八嫁丞相
孟娥年當十七八
上村有个黃學璽
寫娘年命隨州去
開書定到顏郎屋
人說三月花線亂
今朝不知年時命
若是爺娘親開口

二女雙雙勝過男
小女定名張孟娥
小女生來會織羅
織出鴛鴦對鳳凰
織出猛虎對斑斑
錦花不比羅花多
師寫化虎便高強
小姐十五別爺娘
不會行出大門前
寫娘年命作媒人
九州十縣合無強
三子經書識字強
姊妹要去看花香
深深下拜一雙雙
就時囘步好梳裝

若是爺娘不開口　當時不敢出門長
爺娘當時囘言答　我女聽我說言章
去時便帶娘命去　二人同去早囘鄉
得聞爺娘親口說　就時起步好梳裝
當初梳出盤龍髻　如今梳起望夫郎
面前架起青銅鏡　面像桃源峒里娘
長短金釵繚亂插　四邊橫插甚高強
行是觀音出海內　坐是桃源峒里仙
東街行打南街去　西街行打北街歸
行打十字路頭過　勝過端列一縣人
端州一縣無千萬　只□孟娥眉貌□
行程去到花園里　得見花開樹上強
望見桃蟠花正發　半樹葉青半樹黃
黃蜂對對穿花過　蝴蝶雙雙樹上強
顏囘身着綾羅緞　騎馬過街看孟娥

1: Wang AE5 Miao AE5

小娘你是誰家子
孟娥答言顏囘道
我爺叫做張公老
借問秀才賢高姓
顏囘答言孟娥道
我是顏家第三子
不敢花園阻留久
前世生來有緣分
歸到家中清堂坐
日里思量飯不吃
顏公得聞我兒淚
養你顏囘身長大
顏囘當時囘言答
取妻莫取別家女
顏公當時囘言答

你爺娘叫你何名
秀才聽我說言章
生我少娘張孟娥
年上桃來第幾郎
娥眉你聽我言章
如今到此看花鄉
各人退步轉家鄉
遻逢今日對鴛鴦
當時心下便思量
夜里思量睡不安
夫婦二人共思量
人生一世草草秋
我爺聽我說言章
要取下蓮張孟娥
我兒聽我說根言

夫妻便是前緣定
有緣天里來相會
顏囘答言爺娘道
若是取得張家女
顏公得聞如此語
明朝便請黃婆去
請得黃婆忙忙去
去到張公門口坐
相請黃婆廳上坐
茶來未了酒三盞
黃婆你來有何事
張公答言黃婆道
黃婆荅言張公道
人說你家有一女
張公荅言黃婆道

前世修來同一雙
無緣對面兩分章
我爺聽我說言章
三朝受死也甘心
當時心下便思量
便請黃婆作媒人
去到張家作媒人
張公相請上廳當
家中廚內煑茶湯
黃婆開口說言章
黃婆說出面皮紅
有何言說請無妨
你今聽我說言章
年當十八正相當
年命相和便結雙

黃婆荅言張公道
張公荅言黃婆道
一要銅錢五百貫
三要金釵五十對
五要金雞五十對
七要大猪五十對
九要三十六醒酒
若你□得十般禮
顏囘聞得如此語
打開南倉□禮聘
取出銅錢千萬貫
取出金釵五十對
取出金鷄五十對
取出大猪五十對
取出三十六醒酒

禮聘金銀要一雙
你今聽我說言章
二要珍珠三斗量
四要絞羅五十雙
六要龍鵝金十雙
八要綿羊五十雙
十要銀碗蓋醒頭
孟娥共你結交雙
當時心中便思量
取出金銀無萬莊
取出珍珠三斗量
取出絞羅五十雙
取出綿羊五十雙
取出龍鵝五十雙
取出銀碗蓋醒頭

八百人夫送財禮
過禮未曾得半月
初一寫書報郎病
吃飯未了書來到
放落筷頭接書看
書中不說閑言語
脫落盤龍行孝大
張公上村借大馬
張公騎馬低頭去
張公囘頭喝嗎女
孟娥囘言對爺說
一牛何曾裝兩鞭
一弓何曾架兩箭
一馬兩鞍難背答
去到顏家殿上坐

直去下連定孟娥
顏囘得病在高床
初二寫書報郎亡
眼中流淚落雙雙
看了一行又二行
誰知今日兩分張
脫落金釵放龍箱
孟娥下村借轎扛
孟娥在後便高強
誰家養女去尋郎
我去顏家燒孝香
一馬何曾裝兩鞍
一女何曾嫁兩郎
一女兩夫笑失人
打開棺槨看靈忙

孟娥眼淚連連落　便對顏公說一塲
有心養兒無心救　如今打亂妹心腸
大小牲靈不殺命　白紙亡亡不燒香
那個神前不許願　那個灶前不燒香
顏公聞得孟娥說　小娘聽我說言章
一心養兒來防老　積谷防饑望久長
大小牲靈都殺了　白紙金銀燒萬千
朝殺豬羊來祭鬼　晚殺雞鴨祭五殤
酒醒不斷灶頭上　檯前酌酒成泥漿
作盡良願無感應　我見此病不離床
爺娘荅言我兒道　我兒此病爲何因
顏回荅言爺娘道　你今聽我說言章
今日身中病載重　一時命盡見閻王
燈盞無油冷淡死　賴了生來暫了王
爺娘荅言我兒道　因何說出此言章

世上定親得半月　因何捨命入陰間
顏回荅言爺娘道　爺娘聽我說言章
大限到頭無老少　頸頭氣絕實難當
世上都要百歲命　身中無福命難長
閻皇不管人老少　簿官把筆不思量
人人都要貪天子　手短貪天命不長
分打夫人回字報　祝報娥眉再嫁雙
便把香水來洗落　紅羅棺木把來裝
黃葉不落青葉落　到處爺娘送子婆
知是孟娥神殺大　知是我兒命不長
孟娥得聞如此語　當時暗懂在心長
便把鎖匙來開籠　便把鎖匙來開箱
取出紅羅丈二布　取出紅羅丈二長
一更吊頸二更死　夫妻乘載在廳堂
便買一付張木板　想來乘載妹孟娥

道人靈會爽長龍　夫妻同送上山坡
扛過黃河九曲水　扛過黃河九曲江
左邊青龍右白虎　後頭玉女護坟塲
面前朱雀來朝拜　後頭猛虎對斑斑
唱盡孟娥古一本　五湖四海得傳揚

此外，尙有三伯英台歌、九娘歌、唐仙張十娘歌、賣臣歌等，他們每個人都是記得很爛熟的，因詞長不便一一備載了。

第九章 漢、黎、苗諸族間的相互關係

(一)

海南島的居民，大部分是漢人，其次爲黎人和苗人。漢、黎、苗三族——尤其是漢、黎兩族——間的相互關係，交織成海南島過去歷史的一部分，同時也必然成爲今後海南島一切問題的重心。所以了解漢、黎、苗三族之間的相互關係，無論在明瞭海南島過去歷史上，抑在解決海南島今後一切問題上，都是非常必要的。現在先從漢、黎的關係說起。

作者在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一書第二章討論到「土黎的由來及其種屬」的問題時，曾經做過大胆的推測，以爲黎人係於石器時代由南海向海南島移殖的。這個推測是否符合事實，目前尚無法證明。但是有史以前 (pre-history) 黎人已出現於海南島，却是毫無疑義的。至於漢人之移殖於海南島，根據最可靠的史料，至遲當開始於秦代。而海南島之正式列入中國版圖，則始於漢武帝元封元年之置珠厓、儋耳兩郡，漢、黎兩族之正式關係，也可說是從這時候開始的。元封元年卽公元前一一〇年，至今已有二千餘年了。在這二千餘年中，漢族向海南島的移民，一年比一年增加，尤其自宋以後，增加率更加飛快（作者另有

海南島開闢史一書詳論之），於是漢、黎之間，彼此爲擴大其各自生存的領域，不免發生種種複雜的糾紛•，加以歷代政府，素視海南島爲「化外」，缺乏正確的治黎政策，除了消極的「勦」「撫」之外，積極方面鮮有建樹（拙作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中歷代政府治黎政策的檢討一章可參孜），自然無法取得黎人的好感，反使漢、黎之間的糾紛更加複雜。這種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缺陷，直到今日，還時時掀起風波。試舉近事爲例：二十五年夏，兩廣事變底定後，全國統一告成，中央對海南島的建設開始注意，於是開發海南島的呼聲，哄動朝野，至是年冬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宋子文氏親飛海南島視察而達最高潮。國內各界人士組織考察團赴海南島考察的，有如風起雲湧，繼之而有投資的競爭，各方紛紛籌集資本深入黎境購地，歸國華僑以資本雄厚，尤佔上風，復得地方政府之助，進行更覺順利。然而這種毫無計劃的購地競爭，終使黎人感到疑惑而起來反對了，其中少數擁有大批山嶺的地主，以利害攸關，反對尤烈。作者此次入保亭考察，剛抵黎境幾天，便有一位黎甲長提出「他們這樣搶購土地，叫我們今後如何生活？」的問題來要我解答，另外還有好幾位黎人青年也有非常激昂的表示。我知道問題是不簡單的了，果然黎首王昭夷亦於是時由廣州返抵保亭，更領導各地黎人做反對收買土地的運動。他事前曾有一封長信給當時的廣東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黃莫京（強），茲轉錄於下，以見他的態度：

莫京專員鈞鑒：來電敬悉。欲開發瓊崖實業，誠如公之所云，而歡迎歸僑投資，亦爲夷平素主張，故數年前嘗加入華僑互助社，以冀達到親善互助，耿耿此心，無時或釋。此次歸僑買地而生膠葛，非夷之不願盡力互助，乃有令人之所難也，茲分述如下：

土地爲人民各人所管，團董不能賣人民所有地，此次歸僑買地，給每團五百元，事先與縣府勾結立約，用政治力量威廹團董簽賣，釀成膠葛，於法理未然，此難者一。

內地人民（指黎人——瑞）向以耕山爲業，人民旣無山可耕，又無地可種植，勢必永爲奴隸，甚至無可生存，此非重民生主義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之旨，此難者二。

查一團約數百里，人民數百戶，以少許之金錢，買如此廣大之土地，誰無垂涎欲滴？援例而行，則保亭縣四五十團，不難二萬餘金可盡收買，黎境三縣，不出十萬金可以購盡，則數十萬黎苗，生活將何所寄托？此難者三。

黎苗人民向無教育，渾噩猶如上古時代，應教示之，使其開化，增加生產，使達到平等待遇，不應乘其愚蠢剝奪其地，益使無可生存，此非重視民族之旨，此難者四。

地方人民之歡迎歸僑，乃欲歸僑投資種植，使地方人有借鏡，而發展種植，增加生產，今人民之利益盡爲剝奪，難期相安，此難者五。

縣長既承認團董可賣一團，則縣長可賣一縣，此難者六。

況中央建設瓊崖（即海南島——瑞）之議，早有所聞，一般資本家預知將來瓊崖土地必定漲價，而假借組織歸僑鄉之美名，先購地皮，企圖操縱獲利，亦爲事勢所必有，不可不察也。（下畧）

姑無論他的話說得如何婉轉，但滿腔憤怨，却是顯而易見的。他們直接反對的，是投資購地的歸僑，而間接引起與縣政府的正面衝突，其對縣政府之不滿，信中亦已表露無遺。可是，黎人中間，因利害關係不同，行動亦並非一致，就作者所知，當時已有一部份黎首與投資的歸僑成了妥協，引起其他黎人的憤恨，因而發生劇烈的內鬨。由這幾方面衝突交織而成的糾紛，醞釀着一種相當大的阻力。但未久七七抗戰事起，政府對於開發海南島的計劃，不得不暫行放棄，這場風波纔在無形中平靜下去了。

然而造成黎、漢之間不和的，還有其他原因。自來歷代政府未嘗對治黎問題加以重視，吏治人選全不注意，所派治黎官吏，多屬貪鄙惡劣之輩，他們利黎山之奇貨，乘黎民之愚昧，恣意壓迫、盤剝，此風自漢孫幸、孫豹父子已開其端，後世黎官無不衣缽相承，

或更變本加厲，種種惡跡，史不絕書；復有本地棍徒，假借官府名義，招搖撞騙；而入黎境貿易的漢商，亦每乘黎人的愚昧無知，肆其欺詐之手段，攫取厚利，或高利放債，以收重息。黎人本已窮困，這幾種人更從而摧殘之，生活勢必日益憔悴，其結果往往挺而走險，羣起爲亂，歷代黎亂不已，大半都是由此釀成的。直到今日，一般黎人對於漢人還仍然保存着一種疑懼的心理。我們一入黎境，便深深地感到：環繞着我們的，都是些懷疑的眼光和不自然的態度，欲取得他們的信賴是不容易的，其對於政府人員尤甚。近年來政府對於「化黎」做過不少的宣傳。實際工作上也頗有表現，但這種隔膜仍然不能立刻消除。二十四年廣東省政府劃黎境爲保亭、樂東、白沙三縣，以及二十五六年政府計劃開發黎境，這都是關於黎人的劃時代的大事，可是他們對之却頗爲冷淡，並沒有熱烈的表示。而身爲地主的少數黎首，態度則尤爲曖昧，却是另有原因。原來這些黎首，在經濟上是擁有大批山嶺的地主，每年出產不貲，在社會上則是特殊階級，任作任爲，儼然一方土皇帝，爲保持這些特殊的經濟利益和特殊的社會地位，他們對於外來的任何勢力，都是絕對排拒的。這種情形，在縣政府和黎首的對抗上，便表現得非常明顯。此次反對歸僑購地事件的發生，雖說是由於一般黎人感到生存的受威脅，然保不定有一部分黎首是起於保持個人特殊利益的動機的。我們必須洞察這種複雜的內情，對於所關黎人的每一事件，纔能得到正確的

了解。

其次，說到漢、苗間的關係。由本書第一章，我們知道苗人是明代纔移殖到海南島的，他們來到的時候，島上沿海平原地帶已佈滿着漢族，是不容他們插足的，中部深山中比較平坦的地方，又爲黎人所盤據，他們亦無插足的餘地，最後他們便被迫上高山大嶺，以種山爲活，所以他們和漢人時常保持着很遠的距離，歷代貪官汚吏的毒手不容易伸張到他們那裏去，所以他們對於政府和一般漢人是不會有惡感的，最使他們感到痛苦的，是周遭的黎人的排擠和極少數的有勢力的漢商的欺負。爲欲解除這種痛苦，他們熱烈期望政府來開化他們，來直接治理他們，黎境三縣的設立，是會給他們以多少安慰的。此次，作者在保亭縣境，曾目擊這樣一樁事：某漢商在黎境經營多年，積貲頗厚，置有多量的產業——田地和山嶺，在當地也有多少潛勢力，對苗人屢加欺負，這次有一苗人從遠處採獲幾斤木耳，歸途經過他的山嶺，他便加以逮捕，指爲偸盜，除將木耳全部沒收外，還要罰款數十元。苗人受此寃屈，逢人哀訴，附近苗人亦無不深表憤激，願爲後盾，鼓動該受屈苗人訴之縣政府。他們懷着滿腔的熱望期待着政府伸寃，天天派人到縣中去打聽消息，靜候提審，然而日過一日，不見動靜，最後竟如石沉大海，渺無回音，他們的失望，可想而知。後來作者從苗村回到保亭，向縣府職員詢起這件案子，據云告狀並沒有遞來，縣府簡直

不知道有這回事，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麼藥，作者也感到有點糊塗了。

（二）

其次，說到黎、苗之間的關係。

如本書第一章所說，苗人之被征調到海南島，爲的是幫助政府剿黎，因此兩族之間從來就無法發生好感。然而黎、苗都是同樣沒有歷史的民族，這種歷史上的衝突，是不會遺留在他們後代人的記憶中的，所以據作者的觀察，黎、苗之間的衝突，與其說是起於歷史的原因，無甯說是起於經濟上的原因——土地關係，尤爲恰當。

我們說過苗人是最後來到海南的民族，比較好一點的地方都給漢人和黎人住滿了，他們祇得跑上高山大嶺去，過着艱苦的種山生活，然而這些山嶺還不是爲他們所有，只是長期或短期地向黎人批租來的，因爲在他們來到之前，這些山嶺已爲有力的黎首據爲己有了。今日苗人所居的山嶺，幾乎沒有一塊不是黎人的（有一小部分屬於在黎境發達起來的漢商所有），所以在經濟上，黎人和苗人之間是存在着地主和佃戶的關係，他們要對黎首（地主）繳納一定的租金，甚至供給沒有酬報的力役，黎人辦團辦學校，經費也要他們平均負担，可是事不會輪到他們管，土地權握在黎人手裏，他們不服從，隨時可以收回。去

年在「開發海南」的呼聲中，有些聰明的黎首聲稱要把這些山嶺收回，從事種植，或則以造林爲名，限制他們焚山，苗人聞之，終日惶惶不知爲計，幾乎給嚇壞了。最無理的，是有些山嶺已全部租給苗人了，可是却只准他們耕種，不許享有山嶺中的出產，有些苗人從自己租來的山嶺上採集一點木耳、藤料之類，拿出去和漢人交易，往往在半途被黎人截刦，沒收不足，還要處以重罰，甚至苗人在山上獵獲的獸皮也被沒收。在這樣場合，黎首和身兼地主的漢商是互相勾結的，因爲他們有一致的利益關係，作者在黎境時，曾目擊這種商人對於苗人如何的厭惡和嫉妬。苗人生活境況之苦，可想而知。作者這次剛入苗境，他們便紛紛來訴苦，說如何常吃人家的氣，生活如何支持不下去，並懇求作者把他們帶出外面來，一切皆所甘願。這是他們眞正的呼聲！

苗人對於土地佔有的要求是異常逼切的，有一位苗首曾對作者憤憤然說：「同是政府的人民，爲什麼我們獨沒有土地？」另一位苗首却聊以自解的說：「我們沒有土地，都是因爲我們住的地方風水不好，我們要找個有名地師來弄個好風水，自然會興旺起來！」可見他們對土地是如何的憧憬！然而他們並非只做空想，也並非聽天由命，他們知道土地是要用金錢換來的，只有克勤克儉，從事積蓄，纔有買到土地的日子。果然許多山嶺和田地都慢慢地由黎人手裏讓渡到苗人手裏來了，作者在苗人家中就親眼看見許多這樣土地買賣

的契約，可見苗人對於生存競爭是一步也不肯放鬆的。同時，這種艱苦的生活環境，使苗人與苗人之間，保持着堅強的團結，這一點事實，是會使每個留心觀察的人都要感到驚異的。還有，由於對爭取生存抱有堅定的自覺性，不覺提高了他們的求知慾，他們很歡喜讀書，很樂意接受漢人的文化，我們初入苗境，便有幾位苗人青年纏繞着要我們帶他們出來進學校，與一般黎人之視學校爲監牢者迥不相同。有一位苗首，對於前年撫黎專員陳漢光選送黎人青年二三百名來廣州燕塘軍校受訓苗人獨不被選，表示無限的憤慨！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在村中設立學校，出重資聘請漢人教師入去教書，這件事常遭少數黎首的嫉妬，而被阻撓，聽說前年爲着辦學的事情，有一位苗首被黎人逮捕起來，施以肉刑；然而他們仍然不屈不撓，務必達到目的爲止。這回我們春天到苗村，他們正在籌議開辦學校，堅要我們留在那裏幾個月，給他們教書，否則也要幫忙他們辦成功纔走。我們因事忙，住了幾天便離開，誰知隔了不到一個禮拜再回來時，他們已經迅速地把學校的房子蓋好了，教師也已經請到了，只等着擇日子開學。可是附近有些黎首却不斷地用種種手段來加以阻撓，我們最後離開那裏時，雙方還在相持不下，這樁事給我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苗人在深山中，過的是這樣孤苦無告的日子，因此他們對於一般漢人都很表歡迎，其對政府期望之殷，更毋庸說。我們這次到苗山，他們便是懷着滿腔的熱情來歡迎的。因爲

除了商人外，普通漢人到那裏去的已經很少，對他們處境表示同情的，更不易得了。可是有些聰明的黎首也看到了這一層，時時刻刻預防着他們和漢人接近，尤極力設法把他們和政府隔開，他們的呼聲外邊人聽不到，縱有寃屈也只好往肚裏吞了！

苗、黎兩族生活環境不同，造成兩種完全不同的民族性。苗人身外一無所有，住的山嶺都是向人家租來的，每年須付出定額的租金，而這些山嶺，土質是那麼瘠磽，水分是那麼缺乏，他們要用最大的努力來和自然奮鬥，纔能博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這種艱苦的環境，造成他們一種勤苦儉約的美性。他們必須勤苦，纔能克服自然，增加生產；他們又必須儉約，纔能把艱苦得來的生活資料做最有效的支配，而無虞餒凍。到過苗村的人，對於他們工作的勤苦，是無有不驚嘆的。婦女每日天未明便起床，把戶內瑣碎的工作清理，舂米多是這個時候做的，咚咚的杵臼相擂聲，往往把客人的曉夢驚醒，天明後便分頭上山去，或採樵，或從事各種農作。男子也同樣的從天亮勞作到黃昏。他們最忙碌的時節，是每年舊曆二、三、四、五這幾個月中，要砍木，要焚山，要播種，每種工作都需要相當的氣力，而且他們要盡可能的把每一塊能夠生產的土地都盡量利用，不使荒廢。他們生活的儉約，也同樣值得讚美：男子雖然多數都喝酒吸烟，但都有一定限度，喝得爛醉的事是不常有的，而且除了節期及宴飲的時候之外，平日也不常喝；婦女喝酒或有之，吸烟則絕無

僅有。和黎人比較起來，眞有天淵之別。另一方面，他們是少數漢商和黎首雙重壓廹之下的弱者，勢孤力薄，要生存，便只得忍耐、服從和恭順，但他們却無時不抱着改善生存環境的要求，便不能不奮鬥，所以他們的性情，又兼沉着、剛毅而有之。

黎人則不然。在黎境，水田雖是那麼的稀少，但是綿延不絕的山嶺，却是天然賜給他們的財富，那裏有木材、藤料、野獸，毫無限制地任他們自由利用，小的山，矮的嶺，更是五穀的源泉，只要肯動手，便有收穫，生活資料得來比較容易，消費也就來得隨便，他們無須乎儲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明天纔來打算，而且這個地方生活不下去了，可以轉移到別的地方，山嶺重叠，不愁無容身之地。所以喝酒、吸烟便成爲黎人普遍的嗜好，家長對於子女亦不之禁，漢商乘之，從中漁利，黎人往往因此蕩家破產（詳見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第五章）。又因爲沒有生活的鞭策，他們比起苗人也顯得懶惰，苗人欲多種山而發無山可種，黎人則有山而懶得去種，剛剛成爲一個強烈的對比。他們的性情是強悍的、橫蠻的、燥暴的，一方面固是受了過度的烟酒的毒害，另一方面，則有其歷史因素。因爲二千年來，他們屢屢叛亂，歷代政府也屢屢用兵討伐，但從來沒有眞正把他們屈服過，也沒有完全把他們統治過，他們那種原始民族的強蠻好鬬的特性，因此仍然保持不失。他們的性情有一點値得表揚的，便是爽快、坦白，和苗人對照起來，尤爲明顯。

（三）

以上所說的，都是漢、黎、苗諸族關係的衝突面，現在談到調協面。

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接觸，普通總是起於某種相互的要求，因此和平的日子總比鬥爭的日子多，調協的關係也就比衝突的關係爲顯著了。漢、黎、苗諸族間調協關係最顯而易見的，是經濟上的交易，在這個場合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仍是漢商。通過漢商的手裏，造成了漢、黎或漢、苗間經濟上不可分離的連繫。關於這一點，已有專文做過詳細的論述。（漢黎交易情形，詳見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第四、五兩章，漢苗交易詳見本書第三章）至於黎、苗間經濟上的調協雖然比較稀薄，但也不能說是沒有，如苗人織竹器來和黎人換米，即其一例。

隨着經濟上的溝通，又產生了文化上的調協。不消說，當然是漢族文化居於領導地位的。最顯明的，是漢語在黎、苗境內普遍通行，因爲語言是傳達意思的媒介，在交易上是不可缺少的，今日黎、苗大部分都能說海南島漢語，便是起於這種要求，而黎、苗兩族語言之間也有同樣情形。同時，黎、苗爲應付他們和漢人間複雜的關係，需要種種知識，因此渴望接受漢人的文化，最直接的方法，便是讀漢人文字，故很早很早以前，黎、苗便已

自設學校，請漢人教師入去教書了。此外，各種風俗習慣，自衣、食、住以至婚葬儀式等等，都無不染上濃厚的漢化，而尤以黎人爲甚，因爲他們和漢人接觸較苗人爲頻繁。這種種族文化的交流，只要我們留心觀察，隨處皆可看見。至於黎、苗兩族間文化的調協，則無足稱述，這是緣於這兩支文化細流本身都匯合到漢化的巨流中去了。

（四）

漢、黎、苗間還有複雜的問題存在着，這是無庸我們諱言的。爲着海南島的前途，乃至爲着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這些問題實有合理調整的必要，這個責任自然必須由政府來負起的。然而調整非徒托諸空言，必須先認清問題根源所在，纔能對症下藥。從上面分析，我們知道造成漢、黎間的隔膜的，是貪官污吏、土棍、奸商種種不良分子，欲調整漢、黎關係，必須先自剷除這些不良分子始。這完全是政治上的問題，此後政府若能注意黎區吏治人選，嚴肅法紀，抑制暴歛，則自然會取得黎人的信賴，民族間的隔膜也自然日漸消除。對於最近的將來，隨着開發海南所必不可避免發生的黎境土地問題，尤必須預先擬訂通盤計劃和適當的解決辦法，方可弭患於未然。漢、苗的關係比較簡單，改善也屬不難，而黎、苗之間的摩擦，倒是應加以注意。引起他們之間發生摩擦的，是完全起於土地問

題，對於苗人土地的要求，我們必須在不損黎人的利益之下，給他們以多少滿足，這樣，苗人的目的達到了，黎人也不會再感覺苗人要佔他們的「臥榻」了。摩擦的根源既除，民族間的對立關係自然泯滅，感情也自然會慢慢增進的。

然而，單是消極的調整民族間的關係還不夠，必須積極的增進精神上的溝通，纔是最善的辦法。前者依靠政治的力量，後者則非依靠文化的力量不可了，漢族文化在這方面必須盡其最大的努力，即必須充分發揮牠的優點，對黎、苗生活上起了進步的作用，使他們不得不樂予接受，融洽民族間的關係，這是唯一的自然的有效辦法，欲達到這個目的，捨發展黎、苗教育外，再沒有其他捷徑了。

憶民國二十二、三年間陳漢光負責撫黎時，頗得到黎、苗的擁戴，他們至今尙念念不忘。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爲他的確做了一點調整民族關係的工作。他尊重他們，同情他們，爲他們打不平，伸冤屈，更積極的幫助他們辦理自治，發展教育，又選送他們的子弟出來免費讀書，和領帶他們到廣州來觀光，……這種種都是他們從來未曾受過的光寵，安得不爲之歡欣鼓舞？尤其是苗人，平常人家給予他們的，只有欺負，沒有同情，一旦得到政府官員這樣的關心與鼓勵，怪不得他們要受寵若驚，五體投地了。從前陳氏贈給他們的本人相片，他們至今尙珍重地懸掛起來，其愛戴可知。糾正黎、苗對於政府的觀感，陳氏

的確是做到了，然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有這一點，至於如何增進漢、黎、苗的情感，如何溝通漢、黎、苗的精神，如何滙合漢、黎、苗文化爲一洪流，這些比較永久的大計，恐怕不是陳氏個人所能勝任的了！

最後，作者要特別指出的，就是我們要調整民族間的關係，最基本的前提，是必先澈底改變對待黎、苗的錯誤態度，卽變蔑視爲同情，變差異爲一體。否則態度根本錯誤，動機不正，一切辦法都是徒然的！

（附錄）考察日記

考察黎苗的全部日記，已載入拙作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一書中，現選出從二月十八日（民國二十六年）起至三月十五日止的一段附錄於此，因爲這一段有一部分是屬於考察苗人的記錄，讀者可以之與正文互相參閱。

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上午十一時，由王昭夷君之弟昭親嚮導，考察團一行由保亭出發大岐，雇夫二十二名挑擔行李，並向王勳君借馬一匹，以便輪騎代步。出市門，一線蜿蜒起伏的山脈便橫於眼前，而七指山尤爲卓拔，其峯遠望如指，數之爲七，這當是命名的由來。一路前進都是山徑，崎嶇難行。下午三時過九曲嶺，嶺甚峻峭，攀登大費氣力，至其巔，羣山羅拜脚下，極目千里，一望無際。狹徑兩旁一片天然大森林，果能運用科學方法管理，便是無窮財富。自嶺前越嶺背，路短而曲折，數之果爲九次。形勢之險要，眞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聞昭夷君之父王毅卽爲人暗算於此。過嶺後，疲乏已極，乃試以騎代步，余素無騎

馬經驗，坐在馬背，搖搖欲墜，道路崎嶇，終覺危險，乃不得不下馬步行。五時抵大岐，投宿昭夷君家中。

大岐有黎、岐、侾、苗諸族雜居，眞是一個考察的理想地區。王昭夷君之家高據一座小山上，面前有魚塘，有菜園，四面環繞着農田，田外爲各族的村落，再遠便是數不盡的山嶺，居高臨下，一望無際，風景之佳，罕有其儔。此屋用磚瓦砌成，異常堅固，其旁且有碉樓，而內部佈置之華美，惟有漢人上等之家差可比擬。記者憑欄眺覽，一幅歐洲中世紀封建領主城堡的圖畫不覺浮現於眼前。

二月十九日（星期五）

鄰近彥聖村今天有一岐黎家治喪事，十一時早餐後，就前往參觀。並便道訪問彥聖圖圖董黃公清，其二子均曾在廣州江村師範讀書。在黃圖董家，復遇樂會縣商人黎錫清，聞其父世已來商於此，後黎君承其業，手腕圓通，至今積貲頗厚。承黎君之邀，隨之到文化市參觀。該市成立歷史僅數年，現有街兩條，茅屋數十間，商人多萬寧、陵水、樂會三縣籍。市面情景蕭條，家家門可羅雀。市中設有小學一所，現正放寒假，故不得參觀。

時適有一苗人挑米來市中交易，我們乃以烟絲二包、錫湯羹一隻、針數眼與之換得白米三升（每升二十四兩），實在計算起來，對方的價值要比我們的大，可是他却洋洋自

1: Wang AE5 Miao AE5

得，以爲討了意外便宜似的，也可想見漢商和黎、苗的物物交易平常是在怎樣不等價的情形之下進行了！

夜十時，正欲解衣就寢，忽聞有鑼鼓聲傳來，詢之王家工人，知鄰村病人家舉行「跳娘」，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乃披星戴月前往參觀。不知道之遠近，祇得循鑼鼓聲傳來的方向前進。沿途驚動村狗，吠聲四起，抵村門，月光下依稀見村門口結着樹葉一束，依黎俗，這是禁止外人入村的記號，但既然來之，也就當做沒有看見，仍然闖了進去。至病人家，「跳娘」正在舉行。「娘婆」三四人，却都是男性，屋中懸銅鑼五、大鼓一，亂敲亂擂，聲音嘈雜不堪。病人臥於地下，骨瘦如柴，詢其致病經過及病狀，知因飲食不愼，致罹胃病，我們身邊只帶 gardon 一種西藥，乃分一粒服之，歸來時，並囑遣小童三人隨來取各種消化藥品帶歸繼服。抵寓已深夜一時。

二月二十日（星期六）

晨起頗覺寒冷，看溫度表爲華氏五十八度。余初到時，見椰子樹寥寥可數，與海南各地隨處椰林密佈者，逈不相同，頗以爲異，今始釋然。原來此地已靠近海南腹部，且高山重叠，與外面空氣隔絕，故溫度較低，無怪椰樹不易生長也。

十一時出發彥聖村，參觀出葬儀式，自頭至尾，全部由鄺伯鴞君攝入電影鏡頭，此種

機會，殊不易得。儀式多染漢化，如用紙幡、家屬緦孝、及以石爲墓碑等，其痕跡歷歷可見。全都儀式歷數小時，至下午四時葬事始畢。

本團依原定計劃，到此地後將分爲兩隊，分頭考察，別離在即，晚上把未來工作計劃提出討論，並做大體決定。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上午十一時出發文化市，因前日已請黎錫清君約定附近黎、苗來此聚會。未久，果見報茶村苗人甲長王福壽帶領苗男女二十餘人來到，惟黎人到者殊寥寥。楊成志先生便就到場的人做體質測量及攝影等工作。苗人一般生得都很清秀，望之可愛。我們假黎君店中設備酒飯欵待他們，並各贈一點禮物。錫清之婦爲黎人，見我們這樣優待苗人，頗形不悅，殊可詫異，後查其底細，始知內容尙複雜，非親履其地者不能悉也。

由文化市歸來時，有苗男子三四人緊隨余後，爲余傾訴此地生活如何艱苦，並懇余設法帶之出外讀書。他們的求知慾如此熱烈，大使余驚異。這是少數民族眞正的呼聲，希望政府深予注意！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上午十時，由王甲長福壽引導，赴礎報茶苗村參觀。苗人皆居在高山上，所以道路

特別崎嶇難行。途中向王甲長問起，知道昂吉苗村盧甲長曾英家收藏苗人文獻甚多，大喜，乃決定先迂道到該村。初村人見生客驟至，咸大駭異，余乃急覓盧甲長，向之解釋，疑團始消。及開唱留聲機，苗人聞聲來聽者，如蜂擁集。記者向盧甲長探詢苗人文獻，承借閱幾種，其中有些關於苗人來源的記載，很可珍貴。盧甲長並爲余詳談苗人生活諸問題，其艱苦之狀，誠非外人所可想像，余深表同情。該村現有十二家，居民分盧、鄧、盤數姓，主要作業是種山，山是向黎人批租的。

因時間所限。報茶村之行決定打消。下午五時半離昂吉回大岐，村人懇懇相送，並再三叮囑千萬再來。

抵寓時，王昭夷君自保亭歸來，共同用晚餐。席間彼詳談過去在黎境之種種經驗，亹娓動聽，如讀一篇富有趣味的傳奇故事。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早餐後，到數里外的文化河去看黎人集體捕魚。河兩岸擠滿了男男女女，約莫六七十人，每人手執一漁具，樣式甚多。河身不甚寬，水深不及膝。他們先擇定河身一段，運巨石把上流水源堵塞，下流開小渠，待段中之水流得半乾，然後傾毒藥於其中，魚遇毒，立卽暈斃，浮出水面，衆爭以網取之。今天因上流堵塞不善，水源源而下，段中水歷久不乾

，藥力失效，故獲魚甚少。

晚上參觀彥聖村苗人「做平安」。所謂「做平安」，卽因病求神之謂。神名叫做「符老爺」，神像用木刻成，端坐小木轎中。隨神而來者，有二道士。做法事時，一唸咒，一代表神之意旨，發出動作，向病人指示一切。我疑心這一定是漢人傳入的，傜人文化程度甚低，在他們社會中決不會產生這樣一個高級的神。

深夜閒談，王昭夷君爲述黎人黑魔術 (Black Magic) 的「禁母」和「打禁頭」術法甚詳，其恐怖之狀，聽之毛骨悚然！

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上午十時，與江應樑、何元燏兩兄出發志報苗村，約行一小時而達。村人多已外出捕魚，僅有三數老人留守村門。甲長鄧德春，年約六十，貌頗文雅。據稱，全甲共有苗人三十家，約三百人，平均每家約十人；又謂彼本人現有二子八孫云。他的話或有多少誇張，不過苗人生殖率比黎人高，同時因稍知講究衞生，死亡率比黎人低，則確是事實。在鄧甲長家中，發見無數文獻，大部分爲神像、曆書、及道士經書之類，惟苦無時間抄寫，只借一本帶歸。鄧甲長並殺雞款待，我們本不敢多擾，但盛情難却，祇得就席。他們弄的飯菜，比黎人較爲清潔，勉可入口。臨別，報以少許禮物，彼稱謝不置。

1: Wang AE5 Miao AE5

爲攝取「跳娘」情景，下午四時，特由伍銳麟先生裝做病人，請了幾位娘婆在昭夷君家晒庭中「跳娘」。大概事前他們已察知我們的用意，跳得不甚起勁，草草結束。結果我們付了酬金四元，做法用的一隻小豬，也被他們抬去瓜分了。

黃昏後，觀昭夷君在魚塘中訓練野馬，其技術之巧妙，嘆爲觀止。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據報昂吉村盧甲長家於廿五、六、七三日爲其亡弟「做齋」超度，遂決定前往該村小住，以便詳細觀察，並考察苗人一般生活狀況。昭夷君特殺豬宰羊，備盛饌爲我們餞別，並請附近幾位黎人甲長、保長作陪。飯後啓行，到昂吉村稍憩，轉赴志報村，向甄甲長借出家藏的各種神像及經書攝影。楊成志先生、伍銳麟先生、及江君應樑、鄺君伯鵞四人業由此逕返大岐，將於明晨取道入五指山考察，記者與何君元炯則再回昂吉，準備在此一帶黎苗境久居：兩隊從此分手，互道珍重而別。深山窮谷，舉目無親，此後漫漫時日，不知如何度過？分手後，記者在返昂吉途中，不覺百感交集，悵然久之！

抵昂吉後，盧甲長讓出茅屋一間做我的住宅，地方低濕，且無陽光，實不宜於居人。可是要幹民族考察工作，就不能不把衛生標準降低。此地蔬菜不易得，肉類更談不到，食物惟靠我們自己帶來的罐頭。

擔任「做齋」的文武道士十餘人晚上均已到齊，竹棚中頓呈熱鬧，大家圍着火堆吸烟，我們也加入暢談，夜深始散。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上午志報村一峝人來談甚久。他又向我訴說他們的生活如何艱苦，平日如何受人欺負，希望我們設法援助他們，尤希望政府給他們辦理教育，使得人人都有讀書識字的機會。他們這些要求，並非過分，然而今日有幾人聽得到他們的呼聲？聽了之後又有誰去理他們？我們有心無力，心裏感到無限的慚愧和難過！

盧甲長爲招待「做齋」的道士，叫人到山上去把野牧的牛打死抬回，我們就以銅板二十枚買得牛肉二斤，以佐晚膳，別有風味。

甲長的弟婦昨夜病死，今天下午出殯，儀式甚簡單。遺孤五，三男二女，最大的不過十二三歲，此數孤兒去年剛喪父，今又喪母，淚泣不可仰，令人鼻酸。我們以銅板五十枚贈之，雖無濟於事，聊表同情而已。

「做齋」於晚間開始，竹棚裏滿掛神像，一邊文神，一邊武神，不相混淆，道士亦分文武兩排，道法各不相同，經書內容亦互異。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今天「做齋」的節目是：上午「招魂」，下午「傳道」。「招魂」即是招死者的靈魂，做法和漢人的差不多。「傳道」與「做齋」本身無關係，但在苗人社會生活上却有很重大的意義。據說，執行宗教職務的道士，比普通人的社會身份要高一等，並享有種種特權，因此苗人男子，除非經濟情況特別困難（因舉行傳道儀式要花費金錢），便沒有不受傳道洗禮的，而且每種道士都有經書，這也便是苗人唯一的文字，要有道士資格的人纔能享受這種文字教育，在這一點上，宗教和教育是打成一片的。此外，道士所獨有的許多特殊智識，亦非普通人所能有，這自然造成他的特殊社會地位。今天受傳道洗禮的：文道士有四人，其中年紀最大的爲二十餘[illegible]小的則乳臭未乾，由其母抱着行禮；武道士一人，亦僅數歲。這些小孩受過洗禮後，便具有道士資格，他們達到相當年齡，便可執行道士職務。晚上，這羣小孩便在草地上學習道士跳舞，以鑼鼓和之，步伐整齊，動作活潑，令人驚嘆。我心裏默想：這些聰明的兒童，若能好好地受到正當教育，成績一定是不壞的！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上午抄苗人歌謠傳說多種，其中有一種是敘述顏回和張九娘的戀愛故事的，他們居然和聖人門徒開起玩笑來了，惟未知何所本而來，頗值研究。

傍晚，「做齋」完結，武道士最後演出一幕「跳鬼」短劇。一道士扮鬼，戴假面具，

狀甚猙獰，藏在幕後，另由兩男童扮裝女郎，把鬼逗引出來，鬼一見女郎，獸性大發，舉起長可二三尺的陽具（禾稈紮成），左跳右跳，向女郎追逐，狀殊穢褻，難於入眼。

三月一日（星期一）

早上盧甲長家備盛筵歡宴諸道士，主婦並親自出來輪流到各道士面前唱歌致謝，各道士亦唱歌和之，一種和諧的情調充滿席間。

十一時早餐後，由苗人嚮導到附近苗村去參觀。行約一小時到志報上村，村中居民六七家，人口三四十，分李、石、盤諸姓。旋到志報中村，村中有林姓兄弟兩人，在盧甲長家「做齋」時已認識，見我們來，懇懃迎至家中。時鄰舍有一老媪，患眼病，左眼已失明，右眼亦頻險境，向我們求治，我們知已無可挽救，但不欲使之絕望，只說藥沒有帶來，她還再三懇求下次來時千萬記住帶藥，狀殊可憫！

晚餐殺鷄宴盧甲長等。夜與村人團談，十時始散去。

三月二日（星期二）

凌晨有鼓聲自外傳來，詢之，始知甲長鳴鼓召集村人討論做「桼人齋」事。據說，苗村每年正月和六月中例須做「桼人齋」各一次，以祈禱豐年與平安，每次齋期歷時一日至二日云。

下午赴番慢村參觀，亦苗人所居，全村約十一二家，村址在尖嶺脚下，後擁高山，前有流水，風景殊佳。甲長覃起英，於我們到後，就命家人宰鴨備膳，我們欲阻止已來不及，臨別，乃以剪刀、口琴等物酬謝他們。歸途中，遇見前頭有兩位女人，可是頭戴竹笠，面貌不甚看得清楚。帶路苗人便引吭高唱情歌，聲震山谷，女人雖回頭望望，但却不見唱和，亦不停步。我們不願放鬆，急步趕上，走近她們身邊，注目一看，原來都是四五十歲的老太婆，而且是帶路苗人的熟人，她們還問他「到那裏去？」害得他臉紅耳熱，不知所答，我們在旁忍唆不住，不覺哈哈大笑起來。

三月三日（星期三）

盧甲長的甥女將結婚，上午村人聚集甲長家中，根據「通書」選擇吉日，「通書」內容和漢人的相類似，推算方法也相差不遠。

元烱兄身體頗感不適，下午伴之出村外散步。途遇一苗人，向我們訴說最近被文化市某商人欺騙的「木耳事件」，言下不勝憤激。並且說，居在深山，有苦沒處訴，有屈沒處伸，現決定向保停縣府控告云。

「衆人齋」本晚在前日「做齋」的竹棚裏開始舉行，壁間懸掛神像，案上排設香爐，佈置簡單，道士亦不更換道服，只唸咒作法而已。

某苗人因其甥被人陷害，來乞余代作書寄去交涉，允之，稱謝而去。

三月四日（星期四）

元燗兄自昨夜起連瀉十餘次，粒飯不能入口，精神疲頓不堪，殊可憂慮，余近二三日來，喉嚨亦異常燥熱，今天說話幾不成聲。我們推測病源，一定是飲水不潔所致。苗人住在高山上，沒有河流溪澗，飲食用水，都是用竹管從山頂上一滴一滴地引導下來的，所以特別不潔。我們深覺此地不宜久留，擬卽日動身返大岐，惟爲雨所阻，欲行不得。日間乘暇續抄歌謠傳說多種，並學得苗歌的唱法。今天不走的結果，能有此意外收穫，殊覺可喜。

晚上村人均攤錢米聚餐，「衆人齋」隨之完結。

三月五日（星期五）

深夜三時，夢中被元燗兄推醒，他說腹瀉未止，身體不能支持，擬天明卽從昂吉僱出保亭云云。商量結果，還是先離開此地回大岐，看病勢如何變化，然後決定出不出保亭。因爲一出保亭，我們原定的考察計劃便要受到影響，所以不能不愼重考慮。

上午十時，冒雨離昂吉回大岐，苗人爲備山轎一乘以供元燗兄代步，余步隨其後。連日落雨，山蜞滿地，好幾次爬上脚來，追發覺已吮飽血了。

抵大岐後，在王家打開西藥箱，獨無止瀉藥，王家工人告訴我們，說黎人有一種草藥，治瀉特見靈效，病者服之立愈。余請元烱兄不妨一試，他極力反對，寧死不服。此地醫藥皆無，眞感束手。余忽想起小時在家，曾見鄉人用蜜糖冲濃茶，飲之以止瀉，王家適藏有蜜糖，我們亦帶來好幾種茶葉，因勸元烱兄試冲飲少許，以觀後效。

在昂吉時，地方雖然齷齪，但與苗人終日聚談，自有樂趣；回王家後，如居深宮之中，居處雖安適，反覺寂寞不堪。

三月六日（星期六）

本來決定元烱兄的病若無起色，今天便起程出保亭。但他自昨天飲蜜糖濃茶後，果然藥到回春，瀉的次數頓減，精神亦見進步，痊癒已有把握，就把原議打銷，爲之大喜。

十時早餐後，出發文化市，想詳細觀察黎、苗交易情形。市中見童十餘人正製魚炮投河中炸魚，我們也買鞭炮二十個請他們爲製一炮，炸得小魚約半斤，帶歸以佐晚膳。

附近黎人正忙於插秧，日間巡行田間，與之閒話。

三月七日（星期日）

早晨霧甚重，未能出門，聞王家工人今天出保亭，乘暇寫信數封，托之帶去投寄。

元烱兄瀉病已愈，精神復原。竟日與之遊附近各岐、侾村，好幾處遇見侾女舂米，但

她們一見生客，便立刻躲避，無法攝影。

下午有漢人小販從保亭挑烏魚入來喚賣，以銅板二百枚買得二斤半，在此深山窮谷中，亦堪稱異味矣。

三月八日（星期一）

早上又降霧，八時始放晴。閒步到對面的下俸村，村中皆俸人所居，可十家，有李、劉、黃三姓。保長李打放迎接至其家，談笑甚洽。辭歸時，他遣工人帶番薯數斤隨同送來，我們亦報之以鹽、火水、洋燭等物。

下午到上俸村參觀俸人婚禮。新娘年已三十，原嫁五弓大本村某俸人，夫死後，帶子女二人返居母家，今再醮於同村俸人，新郎年亦與之相若。雖在婚期，兩位新人並未換上特別服裝，不過比平常較爲整齊一點。黃昏後，新娘由一女媒伴送到男家，她的懷裏仍抱着尙未脫乳的小兒，新郎把她迎到預設的筵席上，並請親朋多人陪飲。酒到嘴邊，歌聲隨之而出。先由陪客輪流對新娘歌唱，新娘一一和答。新娘復移席與翁姑互相唱和。而新郎始終站在旁邊招待，不飲不歌。我們在門外唱留聲機助興，也被拉去陪飲，勉強呷了幾口，便以換唱片爲辭，一溜而出。否則以不善飲者臨此場面，結果未有不弄到狼狽不堪的。

三月九日（星期二）

下午由王家移居文化市，途經上倖村，時結婚人家正大宴賓客，新郎瞥見我們，跑出來把路攔住，要我們進去喝喜酒，我們百般推諉，他都不肯放行，結果我被拉了進去，元烱兄以言語不通，竟邀倖免。入屋後，他把我擁至上席，我抵死不肯坐，推說行李在後，不能久留，他便拿了一大碗濃酒，放在我的面前，他自己也倒了一碗，說大家喝乾纔走。態度懇切而認眞，毫無商量餘地。我對着這碗濃酒，眞是啼笑皆非。後來計上心頭，把牠喝了一半，乘他不覺，急以手帕掩口吐出，而他還不肯罷休，仍堅持非喝完不可，幸旁邊一客人察知我的窘態，起來勸他放手，我乘機舉足奔出，如遇大赦。出村門未數步，便見一位倖人已醉臥道旁，鼾聲雷作，另一位則神志昏迷，東搖西擺，在我們的前面走着，腰間仍然掛着一把鐮刀。我們怕他蠻性爆發，揮刀斬來，乃且行且止，時時和他保持着相當距離。不一會兒，他也倒臥下去了，我們纔放心前進。抵文化市，宿於小學校中。

三月十日（星期三）

早起閒步到毛面村，有兩妙齡岐女與余談頗久。兩女貌皆不惡，而不幸的運命亦相同。他們方數歲時，便憑父母之命出嫁，丈夫都是白髮老翁。余問願與之偕老否？一答「不願」，一謂「不願又奈何？」又問何以不住在夫家？她們說，黎俗，女子出嫁後，仍回居母

家，要和別個男子姘合生子後，始返夫家與夫同居云云。說時態度甚自然，毫無羞澀之狀。

日間連訪附近四五個小村，都是黃姓岐黎所居，每村戶數多的不過十餘家，少的僅三、四家，情形非常冷落，而且幾無村沒有病人。番三擺村有一老嫗病已垂危，家人向我們討藥，我們以無藥對，他們似頗感失望。據村人說，該老嫗自去年病起至今，因「跳娘」已宰牛數隻，殺猪更不知其數云。

三月十一日（星期四）

十時早餐後，由市民陳某嚮導赴福安村遊覽，步行約二小時到達。該村前本荒地，數年前王昭夷君始招黎、侾移居於此，風景之美，就我們走過的地方來說，幾無一黎村可比得上。村中現有福安小學一所，校舍和內部設備都頗完善，村中居民較別處清潔，其待人接物也彬彬有禮，堪稱黎人模範村，教育和文野的關係，顯然可見。時村中男女多已出附近河中捕魚，我們想探看他們捕魚的情景，乃溯河而上，行約半小時，便見他們順流而下，參加的人約近百數，小小的河面擠滿了人，各種漁具無不俱備，蔚爲壯觀。停步觀看良久始歸。

晚上黎錫清君設宴款待，菜色甚豐美，自入黎境以來，得未曾有。

三月十二日（星期五）

昂吉村今天有婚禮舉行，盧甲長一早便派人來市把我們接去，仍然住在前次住過的那間小茅屋內。我們離開昂吉纔不過幾天，今天再來，村人却已把小學的校舍蓋好，他們要求教育的逼切，於此可見。教師亦已於前一天請來，是萬寧人，薪金還在討價還價中。

新娘是盧保長的甥女，自幼失怙，是在盧家養大的，新郎亦同村人。兩家和我們都早相識，我們在文化市已特地買了幾盒鞭炮帶來給他們做賀禮。婚禮於黃昏後開始，這次是男嫁於女，女家派人去把新郎迎接過來。新郎以紅帕遮臉，由一男子負之來，後面跟着好幾位「送嫁」的男伴。新娘的女伴要新郎於中途，向他大開玩笑。有些說笑話來逗他，有些出其不意，一擁而前，向他身上猛撲過來，想一下子把他撲倒。可是他却一動也不動，呆立如木鷄，連揭開紅帕張望的膽氣也沒有，令旁人爲他着急。幸虧有男伴爲之「護駕」，隨時把娘子軍擋開，始得衝出重圍。這套把戲，與漢人「鬧新房」的風俗極相似，不過他們倒而行之罷了。新郎到女家後，儀式花樣尙多，一直看到深夜一時始就寢。

三月十三日（星期六）

上午新郎向女家家長敬酒，禮甚恭，有如漢俗新婦向翁姑行敬酒禮。正午新娘首次上男家，僅於入門時請道士做「驅煞」的簡單法事，餘無他儀式。

黎錫清君日前送我們一隻肥鷄，今天特地殺來欵待甲長保長，席間，他們知我們明天即將別離，表示無限依依。記者爲安慰他們，說自己是本地方人，以後交通日漸方便，隨時都可入來再圖良會。其實說不定這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呢！

三月十四日（星期日）

晨起散步村外，一片縹緲的歌聲從對面山中傳來，劃破了大地的寂寞。聽之無限惆悵！

上午九時離昂吉囘大岐王家，盧甲長等殷殷相送。

晚上，往彥聖村外曠地觀黎人打鞦韆及玩dub sa，參加的都是靑年男女，異常熱鬧。記者也加入一試，甚感興趣。聞說這種遊戲，從此時開始，直玩到四五月農忙時纔罷休。這是黎人最普遍的娛樂，也是靑年男女談情說愛的至好塲合。

三月十五（星期一）

我們決定明天離開大岐，今天特在附近各黎村做最後的巡禮，並搜買民俗品多件。

晚餐後，復往觀打鞦韆之戲。途經彥聖村，同行的黎人指着一間小茅屋對我說，這就是靑年男女的「放寮」（即幽會）屋。記者早已知道有這麼一囘事，却尙無緣身歷。一時好奇心動，便請他們導往參觀。入屋時，見屋內正有三位妙齡女郎圍火吸烟，她們一見客

到，急起身延坐，狀甚慇懃。其中一位並取出鼻簫弄吹，其聲低慢，如訴如泣，逗人綺思。記者問她肯不肯出賣此簫，她笑而不答，祇雙眸凝視，秋水盈盈，令人魂蕩。記者初出茅廬，尙不知此中奧妙，不敢有所表示。以同伴催赴秋韆場，欲起行，彼女苦留相候，謂飯後可同去，記者不敢獨留，不顧而行。到秋韆場未久，彼女與女伴亦繼至，加入同打秋韆，玩 dub sa，狀至親暱。夜九時，記者動身回寓，爲她所覺，亦追隨而來。過村中時，她見記者逕返王寓，並不走向她的茅屋，一時情急，竟高舉其火把，大聲疾呼，驚動村犬狂吠，同行者無不大笑，記者羞醜無地，急步疾遁，然對彼女如此多情，內心固未嘗不深深感念也！

後記

這本小册子和另一本二十幾萬字的「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都是二十六年夏從海南島黎苗境考察歸來後在廣州寫成的，兩書可說是姊妹篇，當時本打算同時出版。

但稿成未久，適值對日抗戰局面急劇展開，廣州隨之棄守，原定出版計劃無形打消，這兩部稿子便隨作者的足跡而遍遊西南。二十八年秋，承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顧頡剛先生的厚意，把黎人調查報告稿爲該所叢刊之一，交上海開明書店出版。至二十九年多，得接爲我校正原稿的劉重熙先生（咸）由滬上來信，知已全部製版，最短期間內即可出書。詎意太平洋戰事突起，上海形勢驟變，從此出書的事，便如石沉大海，久無音訊。抗戰勝利後，查知紙版大部仍在，但因金融和物價波動太劇，開書局尙無意於印行。所以黎人調查報告何時始能與社會見面，連作者自己也沒法預料！

自從黎人調查報告流產後，我便暫時放棄了出版苗人一書的念頭。加以抗戰之後，繼以內憂，遍地烽火，滿目瘡痍，學術無補於飢寒，似亦非當務之急。直至最近，因鑒於「開發海南島」之呼聲復起，更以好友岑家梧、江應樑兩兄的慫恿，始決定付印問世，以了却多年來的一番小心願。

本書出版，承珠海大學多所協助，鄒海濱師賜予題簽，江應樑兄惠借圖片，羅賈鈿弟爲繪地圖。對於他們的盛意，謹於此一併誌謝。

三十七年六月三日興瑞記於廣州西村

海南島之苗人

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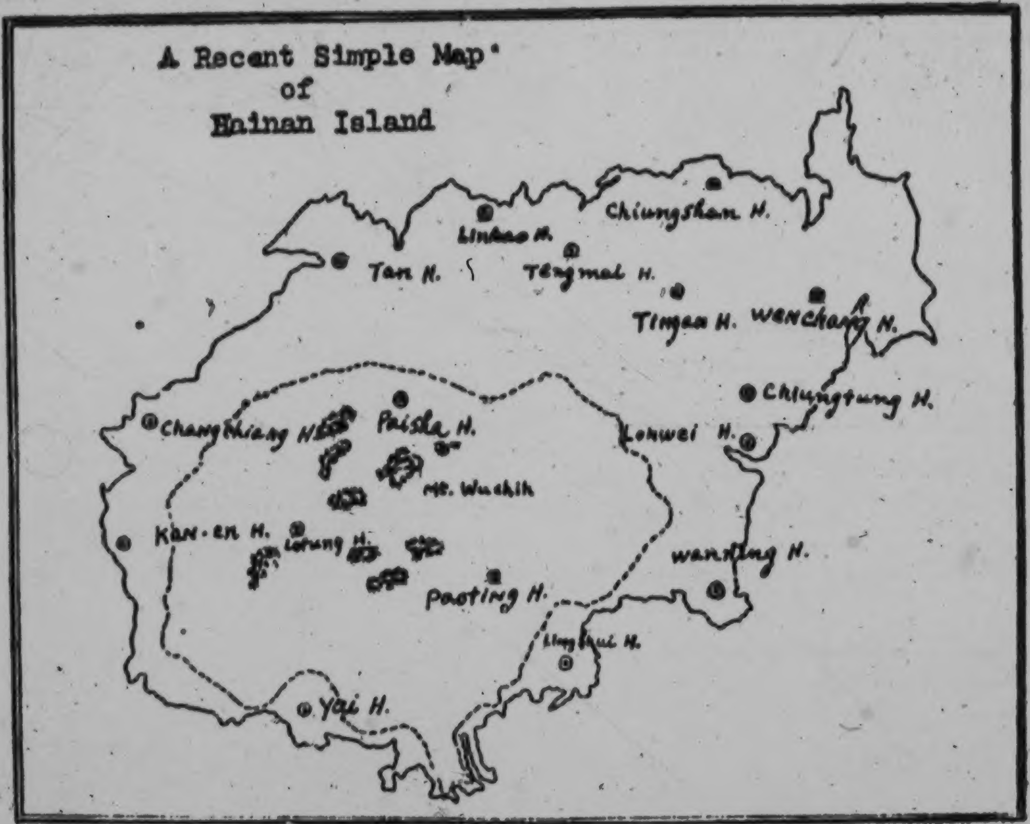
主編者 珠海大學中國邊疆研究會
著作者 王興瑞
出版者 珠海大學編輯委員會（廣州東山竹絲崗）
印刷者 清華印書館（廣州惠愛東路毓秀新街）
定價

有著作權

p-147

AE5 Miao AE5

1: Wang



A Recent Simple Map of Hainan Island

Chiungshan H.
Linkao H.
Tan H.
Tengmai H.
Tingan H.
Wenchang H.
Chiungtung H.
Changchiang H.
Paisha H.
Lohwei H.
Mt. Wuchih
Kan-en H.
Lotung H.
Paoting H.
Wanning H.
Lingshui H.
Yai H.

P.149A